九博士联合推选

中國年度优秀诗歌

杨志学 唐 诗 主编

2013卷

新 华 出 版 社

中國年度优秀诗歌

2013卷


ISBN 978-7-5166-0871-5

定价：38.00元

九博士联合推选

中國年度优秀诗歌

杨志学　唐　诗　主编

2013卷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年度优秀诗歌. 2013卷 / 杨志学，唐 诗主编.
—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
ISBN 978-7-5166-0871-5
Ⅰ. ①中… Ⅱ. ①杨… ②唐… Ⅲ. ①诗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5011号

中国年度优秀诗歌（2013卷）

主　　编：杨志学　唐　诗

出 版 人：张百新　　**选题策划：**杨志学
责任编辑：李　成　　**责任印制：**廖成华

出版发行：新华出版社
地　　址：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100040
网　　址：http: //www.xinhuapub.com　http: //press.xinhuanet.com
经　　销：新华书店
购书热线：010-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010-63072012

照　　排：李尘工作室
印　　刷：河北高碑店市德裕顺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150mm×230mm
印　　张：18　　**字　　数：**300千字
版　　次：2014年1月第一版　　**印　　次：**2014年1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66-0871-5
定　　价：38.00元

流走了时间
留下了诗

李瑛

二〇一三年岁暮

李瑛

著名诗人李瑛为本书题辞

为读者选择诗歌，

为诗人寻找读者。

吴思敬

著名诗歌评论家吴思敬为本书题辞

年年岁岁花相似
岁岁年年诗不同

吕进

著名诗歌评论家吕进为本书题辞

祇要人间還有摯
愛和夢，詩的源
泉便永不枯竭

癸巳歲末 趙麗宏

著名诗人赵丽宏为本书题辞

目录
Contents

野　爱

阿月浑子

胡杨站在沙丘上守望
冬不拉遥对明月奏响
想情人的时候抽上一根莫合烟
干河床上风声很大
有男人的咆哮
有女人的哭泣

雪豹来到草原格外温柔
布谷鸟叫熟大片麦地
想家的时候
像驴子一样在河滩上打滚
想男人的时候
镰刀突然咬破了手指

（选自诗集《喀什诗稿》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3月）

在漫长的旅途中

爱　松

在漫长的旅途中，生命
寄存在一节晃动的车厢
目的地在目的以外，窗外的树
飞快地倒向身后

在漫长的旅途中，时光
在双脚间长出翅膀
有的高高飞翔，有的低声彷徨
有的停下来，眺望风景

在漫长的旅途中，故乡
是遥远而温暖的归宿
扛在肩头上的，总有一天要放下
藏在心里面的，却再舍不得掏出来

在漫长的旅途中，车站
看起来那么小、那么孤单
更为孤单的是，错过了一个
却还有更多，等着去错过

在漫长的旅途中
可以美美睡上一觉
把没有看够的看个够

把没有做完的梦做完

在漫长的旅途中
将一生分成了许多段
留一段给别人去想念
留一段去想念想念着你的人

在漫长的旅途中
应该打几个电话
让遥远的声音穿过世界，进入耳朵
让想象的面孔隔着风景，温暖内心

在漫长的旅途中
可惜，带不走村庄和炊烟
这些埋葬灵魂的事物啊！
在终点，等着我……

（选自《北京文学》2013年第6期）

邮差柿

安　琪

是柿树挂起小灯笼的时候了！
是你窥探的欲望藏不住的时候了！

是你喊我出去的时候了！
是我胆怯犹豫又暗怀甜蜜的时候了！

是深秋的邮差改换绿衣的时候了！
邮差邮差，你红色的铃声不要那么快急驰过我的家门
我还没写好献给他的抒情短章。

他张挂在我家门旁的小灯笼夜夜散放羞涩的清香
柿树柿树，你树叶脱尽难道只为让我看到他的心事如此坦荡，不带一丝遮拦？

我反复在心里说的话翻墙而过
每一句都被高大的柿树听见，每一句都催促着柿子走向可以采摘的那刻。

（选自“诗人安琪的博客”，2013年11月）

狐　狸

百　川

他们在石港镇七十二个半庙听过多少遍佛经。
在田边石雕的莲花座上，
以打坐的姿势，
千万次看到月亮来到这人间。
他们优雅的明眸，
看这人间和月亮都与人类所见不尽相同。
在夏末秋初，水稻灌浆的时候，
一群群出来散步，
白色的披风让他们也像儒林的名士，
或海上大家的闺秀。

这人间奈何也是他们的道场。
他们中有青凤，有封三娘，也有翩翩，
在三两个书生那里总要折掉数十年的道行。
他们有一副修道的心，
也有一双不时流露慈悲的眼神，
逢人遇难时，会从体内
吐出修炼的灵丹，治疗落魄的书生。
他们懂得爱和无私的奉献，
心底清醒地念着色不异空，
最终无一例外向虚空里逃逸。

现在，七十二个半庙几乎都已湮没在尘土里。

他们也不知在哪里，
继续念：道道道，空空空。
如果他们再回到故乡，
我会打理那座老宅，
让屋后的竹林再浓密一些，
让河边的槐树继续在春天里飘香，
这里本是他们念经的地方。
他们中总有一两个饱学之士，
给我读人间所没有过的
让我惊叹的诗行。

（选自《上海诗人》2013年第5期）

自慰的方式

包容冰

住在无人烧香叩头的寺院
我就是我的方丈
我就是我的和尚
自己诵经给自己听

乱跑的风四处打探我的消息
我隐姓埋名
潜伏在一棵冰草底下饮露赏花
不闻谁在升迁，谁在发财
风清月朗的夜晚走出来
抖落身上的泥土
和夜莺谈论赋诗觅道的秘笈

河岸上星光闪闪——
只见百姓夜夜点灯
不闻官家年年放火

（选自《诗探索》作品卷2013年第4辑）

羊的悼念

柴立政

羊被拉进小餐馆
看见血红的眼睛和空的酒瓶
羊就听见自己的骨头在响
有些想念在草滩的日子
羊和伙伴们告别的时候
那些花伤心地哭了
羊的疼痛在阳光下一点一点晒着
寒风中谁叫了一嗓子

声音猛扑过来 扔向空旷的原野

（选自诗集《羊的悼念》，新华出版社2013年12月）

山中落叶

敕勒川

——突然，就看到了那些落叶，它们
停留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怯怯地
散落着，单薄
而又憔悴

几片细碎的阳光，夹杂在
它们中间，像是
更加单薄的一种落叶

山清，水秀，鸟声欢唱……而我却突然
忧伤起来

我突然认出了那些从我身上
飘落的旧时光——

它们飘落时的庄严
还没有散尽

（选自《诗刊》上半月刊2013年4月号）

江　湖

车延高

一棵树，种在云彩上
拴一匹骏马，让路休息
心解开钮扣，坐在返老还童的地方
陪时间品茶
一把一把
替远方的日子洗牌
等她眉清目秀从双井站来
一团紫云坐下
窗外，好明亮的半月
榕树、紫薇、丁香
她额前一排刘海，天的屋檐
比我高
我已老于江湖，披头散发
吟风摆柳的手替镜子梳头
看她左眼
古渡口，一叶横舟被昨天搁浅
看她右眼
老墙外，千顷芦花替自己白头

（选自《诗刊》2013年第6期）

拉萨停电的时候（外一首）

陈　东

拉萨停电的时候
躺在床上
听窗外
藏族村子里的狗叫声

声音里有藏族民居的温馨热闹
也有我屋里的寂静冷清

后来感叹
那是几只多么忠实于寂静的狗啊
因为每当我心里寂静的时候
就能从心里
听到它们的叫声

草原上一只奔跑的火狐狸

纳木错湖边的草原上
我们的车前
突然跑出一只火红色的狐狸

一路追赶
它在阳光下奔跑、跳跃

一团闪着火光的红
鲜艳、耀眼

毛绒绒、圆鼓鼓的长尾巴油光闪亮
里面充满了细密的阳光
在奔跑中舒展
有规则地抖动
像一朵怒放着的硕大的平着飞的红花

它跑到一个土堆后面就消失了
那里没有任何洞穴

它像仙女飞上了天
像一段震撼了灵魂深处
又消失了的情感

（以上二首选自《延河》2013年第11期）

赶在天亮之前

陈洪标

你总是袖手无语
总是拂手而去
今夜难得　留下一条银河
横躺在我的头顶
这是从大地出走的河流吗

我起身奔跑
追赶这片闪烁的瀑布
我让自己跑成一朵夜归的白云
赶在天亮之前
改变风吹雨打的路径

（选自《诗刊》2013年月11月号上半月刊）

女　人

陈美明

每滴雨都以裸体向下的姿势
在亲善这片黑土，一片哗然
他总觉得，当初若能用心辨听
就会潜入每滴雨坠地时特立独行的隐晦语境
不知道，这之后的每场雨
他都会下意识竖起耳朵还有无意义？

外出打工时，每次和她通话
都会听她说在邻居家看人搓麻将
骨牌哗哗响，让他生活冷凝心室的负重
有了春天山溪般的释然
突然接到她弥留的电话，尽管他急三火四
她还是没能等到他回来

邻居在炕上给她穿寿衣
炕上有块皴裂的擀面板
擀面板上有堆浑圆石子
浑圆的石子里,残留离去女人的温度

（选自《中国铁路文艺》2013年4月号）

白　菊（外一首）

陈树照

你又站在那儿
站在溪边大片狗尾草丛中
一袭白衣　低着头
看对岸菊花簇拥的水源山
在溪水中　静静地漫游

那么多菊花
好像都怀有酿蜜的心事
你追我赶地点燃一场熊熊大火

放蜂的人来了，游人也来了
那些喜欢掠夺芬芳的队伍
每天从四面八方涌来
一时间，人声鼎沸，尘土飞扬

而你独占一角
让溪水滋润着 鸟鸣缠绕着
把根仍扎向去年的泥土
我更愿做一滴叶子上的雨水
一生都交给你　一尘不染的生
暗香袭人的死

（选自《中国诗人》2013年第3期）

白茫茫芦苇荡

傍晚　穿过白茫茫芦苇荡
我向远处喊你　回声只有芦花
如雪的芦花　在开阔的江面上纷飞

我停下脚步　听见你就在身后
猛然回头　却没看见任何人
只是金黄色的沙滩　鲜亮湛蓝的江水
仿佛在梦里所见

想不起任何事　这座自然的岛
在时光之外　我们何时倒在苇草上
爱得大汗淋淋　又何时走出来
彼此走散　无人知道

一只水鸟惊慌的叫声
透过厚厚的芦苇清脆地传出来

（选自《河南诗人》2013年第3期）

祭父贴　伤逝

陈小素

我脸上的沧桑让你闭紧了嘴唇
父亲　这些缓慢的毒
先把你带走　又来侵蚀我的中年
让我的沉默一半源于歉疚
一半源于别来不过昨日
而家园　已不堪陈述

要到你和他们都消失了
才明白
世事不过柳絮　不过浮萍
再盛大的繁华也不过梦中的呓语和轻烟
窑庄也不过一粒低于尘埃的尘埃
在我的孤独里
低于你黄土下的静寂

那些被我滥用的悲哀和苍凉
仍被我滥用着
父亲　当更大的消亡漫过我
惟有这静默
更像我至爱的人间
山梁上飘过饥饿的羊群

那乌鸦张合的翅膀　和将起的星辰
都一如窑庄催声的布谷　和灯火

（选自《延河》2013年第3期）

文字，内心挽留下来的光亮

成　艳

一字一句，文字
列队走着，或像鸟群一样
在眼前飞着，在心里闪动着
文字是淋漓的，抒写是淋漓的，放逐是淋漓的
我明白一个词着了火
文字会像一把有灵性的刀在内心闪光
会像跳跃的灵感，超越时空的光斑
用心轻轻丈量，原来
一个词的长度，超越了灵魂的高度
游走的躯体被斑驳的文字
打捞一生，刻在心灵缺口的囚徒
到处撒下文字的淤血
倘若肉体的火焰吞噬
短暂的生命，被挽留下来的光亮
决不亚于永恒的火柴

（选自《贵州都市报》2013年文化周刊022期）

黑夜，请赐我美好的睡眠

川　美

黑夜，请赐我美好的睡眠
请亲手将我研磨在你的砚台里
再用墨汁为我画出干净的梦

黑夜，快些融化我的形骸和思想
融化我的眼球、手臂和疲惫
像树木，融入混沌的山林

黑夜，我要在你柔软的翅膀下
安然入睡，像一缕风
睡在宁静的大地里

当又一个黎明到来，黑夜
请施展法术，使我重新凝聚
像一滴露珠儿，从草叶上坐起

（选自《诗潮》2013年第12期）

望星空

大　解

星光虽小　也有温度
我怕的是阴云密布没有星星
我怕仰望时有人在天空里大喊
我怕垂直而下的风　带着圣旨
迫使我交出灵魂
苍天啊　那么多灯盏在人间闪烁
为何只要我心里的火种?
我是这样卑微而短暂
不配担负重任　也不可能
带着肉体回到天庭
今夜我只想一个人望着星空发呆
今夜我孤单而空虚　对大地的失望
全部转换成对天空的敬畏
我静静地站着　倾听和领受
这就够了　我不企望恒久
在众人缺席的世界上
没有人能够永存
当时间从我体内溜走
星空里传出隐秘的回声
我似乎找到了生命的出口
却因回头和滞留而一再蒙尘

（选自《诗刊》上半月刊2013年5月号）

幻影的喊叫

道　辉

在五个人的喊叫合成一伙时，就成为风吹
但这暂未成朗诵之读的阵势
似与面前一隅未被云雾合围成图腾的原野无关
若是这五个人停止了喊叫
风吹的声息又回到宁静处
在稻草人已被鸟群读成聋哑时
在偌大的一束光已把一棵孤寂树牵成船坞时
在新店溪的上游人扔过来破铜锣闹社戏时
若是这五个人又开始喊叫
这劳作之声赶到风吹的声息前
在这五个人为着路上的一片沟坎铺垫着什么
犹似偌大的一把钥匙开启横亘地面的沉寂之窗
在这五个人未散伙之前
不知会被自己的喊叫叫喊过，被原野的风吹吹过

（选自《中国诗歌》2013年第7期）

声　响（外一首）

代红杰

遇到小风豆荚响了
遇到月光蟋蟀叫了
遇到二妮子，三哥的心跳不稳了

遇到口袋大豆走了
遇到白霜蟋蟀在夜晚走失
遇到招工的，二妮子和三哥
先后去了东莞和黑龙江

劝桃花

桃花，你要慢
你要慢慢开
让一只蜜蜂提着花灯
慢慢飞　慢慢照耀

桃花，你不要急
走急了　你就成了桃子
你就走进
花轿一样的篮子

（选自《诗选刊》2013年第4期）

雪　人

邓万鹏

翻过圆形的山 他终于从云朵里转了出来
月份和季节被消化 一身的轻
步行的远方 抖落
旅尘一点一点散去　少林寺傍晚的钟声
越飘越细 披覆大地的头发

不要急于翻开一本旧学说 圣人本来在那里
端坐 思维以闪电的尖端
刺探 他抿紧的嘴角
以及足够的前额 容纳并确定
呼吸地脉与松风 只有呼吸证明他存在

只要敲一下门面 就会推开另一个宇宙
声音会找到自己的轴
一个梦与另一个梦 就会立刻得到认领
身体随着肃静长高 触碰行星
旋转 然后找到 你所要找的非常状态

但决定还是不能打断 要保护好游丝
虔诚不容忍他的哈气 放出屋檐以外的惊动
一种特别的雪意 其实是一种连续性
它飘出窄缝 天知道那多好
雪落下 一片与另一片 重叠并互认

温度能够粉碎冬天 纷纷扬起更多的内容
去体会吧 满天轻巧的通知
带着密件以外的光辉 落下来
加厚他的衣裳 直到一个冰冻过久的来客
被暂时藏起 渐渐变为暖气的雪人

（选自《大河诗歌》2013春季卷）

水晶手镯

刁家乐

必须承认，手镯以水晶的方式将你打动
不必刻意，你在晶莹之上感受美的旋律

这是上天的安排！止不住我每每回忆
想起镜泊湖的你，恍若重游梦境

夕阳余晖中，一种古老的表达
一只绿手镯，闪亮地戴于姑娘的手臂

另一只红手镯，则戴在我的心里
丁香花丛中，荡漾着久久不散的甜蜜

一只红一只绿的手镯，看似俗套
却成就一段姻缘，成就恒久的夫妻

两只手镯，以水晶的纯洁相互照应
手镯与手镯的交融，像幸福的风

两只手镯，敢于在风雨中抗争
两只手镯，共同撑起一片瓦蓝的天空

携手中老去了时间，而手镯的玫瑰

不仅映着现在，也照亮了前世今生

不羡慕网恋，不体验闪婚
手镯不老，手镯的婚姻就永远年轻

（选自《绿风》诗刊2013年第3期）

给年老的自己写一封信

冬　青

那个时候 牙齿开始松动
存活的几颗锈着甜咸小洞
不得不向冰激凌和坚果服软
但味蕾还要热爱鱼虾和白米饭

那个时候 头发越来越稀疏
再昂贵的护肤品也抓不住皮肤里的水
亲朋好友爱你 也爱你的衰老
那些久别重逢的人 允许他们表情错愕

那个时候 腰里的钢筋不知被谁抽走了
挺直腰板的愿望大不过地心引力
弓起背 不是因为负了尘世的重
而是对土地怀着太多的敬畏和依赖

那个时候 你要习惯小毛小病
只要照着别人的太阳依然照着你
离开声色 对手和欲罢不能
让悲悯和愧疚变成慈爱和淡定

那个时候 你必定是长辈
尽管叫你阿婆需要慢慢习惯
你的衣袋里装有两件宝贝

左口袋糖果 右口袋智慧

那个时候 生命即将磨成粉末
你就要脱下尘世最后一双鞋子
爱你恨你的人赶来安慰 与你和解
你用掉牙漏风的妒忌 再爱人间一百年

那个时候 墓志铭已经写好
前方是暮色 身后是黎明
眷恋居中 大于天际 小于针尖
你躺在空里 无欢无苦 仿佛浴火重生

（选自《上海文学》2013年10月号）

其实所谓的死……

冬　箫

其实所谓的死，只是
风吹过，花谢了
在春天万花盛开的季节
这样的死
和时辰无关，和生活无关

只是，在死之前
必须清理我的胃，把里面装着的
破碎的灯盏和孤独的失眠
一起清理

同时，我
还要修理身体里的废墟部分
甚至只是未来可能的废墟
——以自己微生物的特征、经验
并原谅它们的颓废

当然，此刻我不需要赞美
我只是和野草、蚯蚓和泥土一起生长
而且，这样的生长是缓慢的甚至滞后的
此刻，阳光艳得睁不开眼睛
我已经很虚弱，或许就会化为虚无
但我

还得整理一下衣领
把我花瓣的身体挺立在大地上

（选自《诗选刊》2013年第4期）

在陇东的天空下

第广龙

二月，地里的麦苗全干枯了
经过肖金、彭原和驿马
经过这个沉寂的春天
集镇上的人，黑色的衣服，结成了疙瘩

我嘴唇疼痛，双手袖进袖筒
沟口上斜歪的甜杏子树，会不会红了枝头
和当年一样？那时候，我多情又年少
把不走的路，一天走三回

在十里坡，迎亲的队伍
在山路上弯曲，是一队蚂蚁
一队柴禾，踏起的土尘，开着花朵
又衰败了一腔子唢呐

在陇东的天空下，我过平常的日子
过来一片阴影，是带颜色的云
却没有降雨，我依然幸福
我感到了一阵潮湿，一阵轻微的酸麻

（选自《延河》2013年第2期下半月刊）

放生池

段联保

生被死忽略
白天依旧放弃黑夜
姓赵的王八，姓钱的乌龟，李姓的鱼
一一浮出水面
阳光没有后顾之忧

不惊的波澜
将此岸轻推到彼岸
满面的笑容
如少女脸上荡开的浅浅涟漪

不懂季节的鸟
接二连三地落下来
这些常来常往的敬亭山的客人
在放生池里
却又在放生之外

（选自《敬亭山》2013年第2期）

从死亡的方向看，什么才是有意义的

朵　渔

天一直阴着，过午时，下起了细碎的雪
沙沙地落在屋檐下的篷布上。我呆呆地望着
细雪中的枯树、房顶和远处的火车站
舒伯特的鳟鱼五重奏在唱机里循环播放。
一年终了，没有悲哀，没有狂喜，每天逆着
众人的方向，从城里来到郊区，只为找一个
清净的地方，抽烟，发呆，凭运气写首小诗。
有时想起远方的朋友，缄默的嘴唇会送上
一两句祝福。活在孤寂的虚无中，和活在
忧伤的蓝调里，看不出有多少不同。
从最细微的事物里重新学习爱，从书页间
讨生活。这一生真要浪费起来，还是很费时的。
这是一种属人的生活吗？有时一阵清风就能
鼓荡起我心中的罪，或从窗外鸟雀那闪光的
尾羽上，想起她胯间的毛发。那些看似没有
被浪费的时光，事实上，也被我们浪费了。
关键是空下来，在期待中发生的每一件事
都会有神启。黄昏时，车站的灯光亮起。
下楼，发动车子，扫去玻璃上一层薄薄的雪
沿着雪雾弥漫的公路回城。路面的冰反着光
远处，一束烟花在空中炸开，绚烂，然后又
复归沉寂。

（选自《山花》2013年第7期下半月刊）

晒太阳的老人

凡　羊

老人的脸上，日子下手很重
留下了风雨和岁月的沧桑

三个老人坐在墙边
坐在高高的辈分上
手里的烟袋点了灭，灭了点
他们说农民就是守本分，把地种好

三个老人
老牙齿一个个都丢得差不多了
但他们种地的手艺没丢
对土地的爱没丢
他们喜欢从布谷鸟的歌声里下手
紧紧抓住农事的七寸，不肯撒手

（选自《星星》诗刊2013年8月上旬刊）

傍晚的海滩

方良聘

渔歌和赶海者　远去了
落日的余晖　仿佛蓝色的
火焰　在银白色的沙上跳跃

腥咸的海风　徐徐地吹着
完全不顾林带的阻拦
执意翻过兀立的海礁
晃动　港湾里的帆影

习惯在浪尖上舞蹈的鸥鸟
经不起诱惑　从海平线的那边飞过来
没完没了地追逐着　鸣叫着
扇动的翅膀　拍响悬浮的落霞

那些按捺不住寂寞的海蟹
纷纷钻出松软的沙洞　一只
接一只地　抢先把自己的名字
写在沙浪的宣纸上

退落的潮汐　目睹着这一切
不时发出轻微　低缓的笑声

举目望去　那一刻
只见暮色苍苍　大海茫茫

（选自《诗林》2013年第3期）

恬淡课（外一首）

方文竹

生活已被生活淹没　一场雨的加法中
我的内心正在施行减法
这即我的恬淡课　像宛溪河畔的石马
石头是石头　马是马
若石头与马相加　就是一千年的沉默

为找时代的出口　需要消除梦幻的把柄
拦路虎显示它的八面威风
在洁白的纸张上不置一字
报复呢喃

假装不是手法　内心的风景让她永存内心
重述一遍就是迷宫
就是将一台舞台剧搬到生活的中央

一朵花可以摆开一顿盛宴
一滴水可以击退一座大海
一个恬淡的人喝退背后的十万座大山
你和我一起　可以拉扯出耀眼的火星
可是我　减法之后　所剩下的
除了石马的骨骼
就是无边的虚空

（选自《草原》2013年第4期）

巨　斧

他将一把锋利的巨斧
带进了平静的生活
周围的人吓坏了
亲人们恐慌又恐慌
动物们露出迟疑的目光
像惊叹的涟漪一圈又一圈
他却比先前更加平静

（选自《上海文学》2013年第11期）

福楼拜致乔治·桑书

飞　廉

老友都结婚了。他们经年的
思虑，无非自家的小营生：
晚餐后打牌，假期打猎。
更可怕的，这些庸人在愚蠢中

竟如此镇定自若！艺术，纯粹的
艺术，再无人青睐。
艺术奢侈，需要最白净的手，
对艺术家而言，只有一条原则：

为艺术，牺牲一切；生命仅是
完成艺术的手段。我辈不要奢想
幸福，那只会招来魔鬼；我辈
理应膜拜绝望，相信命运“就该

如此，就该如此。”两眼凝视
黑洞，我希望能适应这空虚。
“越过坟场，前进！”[1]这些年，
我就像苦役犯，不断陷入

遣词造句的灾难，比喻害得
我辗转反侧。这些年，我过着奇特

① 歌德语

而愤世的生活：凌晨三点睡觉，
孤独一人，在客厅大柱子前

向小火炉吐痰，只有一条狗陪着我；
阁楼，老鼠们闹得天翻地覆。
淅沥雨声，萧飒风声！夜深黑，
如浓墨！像负重的老马，

我累极了，但宁死，也不愿
提前一秒把不成熟的句子写出来。
我可怜的头发，像早年的理想
纷纷脱落。长年累月，

看自己深陷孤寂与劳累，忍不住
好奇：我到底，白痴还是圣人？

（选自《诗建设》第九期，2013年5月）

车过乌鞘岭忆故人

干海兵

人过四十要行善，为儿孙积德
那些远行的路出自心上
那些路边的草丛和石头埋着雷声
你一个人夜晚飘过乌鞘岭
像驾驶着这个正在下坠的星球

那些表面如大贤但又躁动不安的沙砾
借风能走到多远？还有低矮的
骆驼刺，梭梭草
每天被流星敲醒的露珠，在你到来之前
王维被种在峭壁上，单于率领着萤火

敌人——此刻的敌人，我想要和解
我远离你来到乌鞘岭
是因为内心还在种植玫瑰、流水、剑的眼睛
我的鞋子说着妥协妥协
西出乌鞘岭全是故人

人过四十要以云为酒杯，每天爱一段回忆
偶尔远足。把青山带给缺青山的人

（选自《离湖》2013年第4期）

兄 弟

高 兴

初次见面，
你就拍着我的肩膀
大声地招呼：兄弟！

我一愣，然后笑道：
是啊，诗人都该是兄弟。

在你热气腾腾的话语中，
我仿佛又回到了
上个世纪的童年。那时，
雨就是雨，风只吹来风，
一场电影就是一个节日。
那时，听从妈妈的吩咐，
无论见到谁，都要叫
叔叔或伯伯，阿姨或婶婶
爷爷或奶奶。那时，
我开心地想：
原来所有人都是我的亲戚，
所有亲戚
肯定都会给我带来糖果和玩具。

（选自《西部》2013年第9期）

天鹅与野鸭

高　星

湖水在冰面上浸润，划出太极图的曲线
远山在缩紧自己的双肩，期待阳光的降临
黑色的天鹅，伸展着弯曲的脖颈
似乎在天水之间，打通一条对话的通途

天鹅用红色的长喙，在水中吮吸着草籽
细心地把芦苇的枝条，衔在自己的身后
野鸭成群结队。在冰沿处一动不动，与世无争
绿色的羽毛，比眼睛还要明亮，还有意义

一只被严父啄伤的天鹅，试着打开宽大的翅膀
那只抬到背部的鹅蹼，把优雅印在高高的天空
从孵化到飞翔，每一天都是惊人的奇迹
宿命的风在半路瓦解。无幸的影子随处可见

灵魂的注目，带动所有树木的提升
迁徙的归途，一半是时光，一半是认知
有多大的水面，就有多大的天空
它们有大小强弱的区别，没有美丑和速度的虚无

（选自《诗刊》2013年11月号上半月刊）

夏 日

高 璨

今天，我们可以走到云的上面
天空告诉我们
云的最低端，在那边连着尘埃
云是阶梯，太阳已经慢慢走来
昨天，雨细长细长，不紧不慢的
云在天空成群奔跑，像马匹
我怀疑自己将听到云的马蹄声
阳光下，远山站在附近
看见野花冲我挥手
看见野花提着裙角，笑着冲我跑来
夏和它的蝴蝶，就瞬时漫延到脚边

在夏日，与我的双眼相爱
它们讲给我夏的故事，还有野花的模样
下次我可以叫出她们的名字
下次我可以念出她们的诗

（选自《海峡诗人》2013年“古都专号”）

数学题

高洪波

我家的大狗四条腿
不，还有一条摆来摆去的尾
大狗围着我撒欢
喜欢我骑上它的背

窗外的小麻雀两条腿
所以他们总是站不稳
跳来跳去叫喳喳
干什么都没有耐心

缸里的金鱼一条腿
肚皮上却拴两条花手绢
在水里安静地擦玻璃
吐气泡的表情很神奇

院子里的松树只有一条腿
它却站得很稳很稳
妈妈说只有一个原因
松树在土地里扎下了深根

（选自《人民文学》2013年6月号）

坡　上（外一首）

高金光

一道土岗横在村后
比水田营高
比我幼年的心高
亲人们习惯叫它坡上
我习惯将它作瞭望台
每次站在坡上
我眼前的世界就大起来

现在，我站在任何高度
都感觉是在坡上

我的一生都在上坡

（选自《诗潮》2013年8月号）

捻着自己的白发

你的白发真多啊

理发店里　那位年轻师傅
发出的惊叹
让我感到了羞愧

难道我真的老了

咖啡色的围裙上
星子一样的白发
在散落的黑发中显得那么抢眼
像是我青春的骨灰

挑一根很长很长的白发
捻在指间　仔细地捻
用心地捻
我听到了风声雨声
时光的脚步声

（选自诗集《人间呼吸》，河南文艺出版社2013年）

领树苗上山的少年

高若虹

他领一捆树苗上山
他说，领上山的
是绿色的词

其实，他也是从小学语文里
被领出来的一棵小树
一路泼溅
翠绿的语言和嫩嫩的主题

有黄土顺着他细小的腿
爬上去，像抢着先绿

一捆绿，太重
他气喘吁吁
想让风和阳光扶着
它们怎能不愿意呢

领树苗上山
并不是老师说的、妈妈教的
就像他喜欢用绿色腊笔
让石头长出叶子

他领着一个形容词

要把山写绿
善良又荒秃的山
忍着感动，不说出哭字

还有什么比植下小树
更让山感激，更让鸟儿感激

雨也霏霏地下来了
帮他把那个绿色的词
钉子样钉在那里

（选自《民族文学》2013年第6期）

农民工的小镜子

高旭旺

在城里打工
修路。盖楼
怀里总揣着一个小镜子
圆圆。像个太阳
藏在云里
照在心上

一种人性的欲望
潜伏在生活的最深处
脚手架上，忘掉疲劳
甚至肉体上的汗腥味
悄悄地从衣兜掏出
借着太阳
照照自己的脸
光，笑了
他，也笑了

到了晚上。抖落
城市留给他的孤独
和破碎的平衡
或更多的寂寞、忧伤
趁着月色，又拿出
小镜子。圆圆的

是女朋友送给他的
再照一照自己
这一次，他没有笑
泪。沿着风雨雕刻的纹路
在镜子里流

（选自《绿风》2013年第3期）

功名里

高作苦

三十年功名尘与土
黄沙掠过 未见黄金
浮华如烟花 于人心深处幻灭
痛哭如饮酒 一饮十年 再饮二十年

一枝箭如一匹骆驼 它不识路
它只识风沙 命中沙里金
命中千里的苍茫和惆怅
我来自茫茫 你却归于空空

旌旗不值钱 元朝金朝不值钱
金戈铁马 杀敌无数
浮云声动两岸 又有何用
转瞬被大风吹散

披甲入朝 山势向北
飞鸟万古景仰 它的高度
是千金散尽的高度
飞鸟一杯酒 浮云一碗羹
痛哭如黄金 卡在岁月的深喉

（选自2013年7月19日《贵州民族报》）

一种叫狼尾巴的草

郜希贤

山地里，长着一种高挑而野性的草
有风或无风
它都会举起一把扫帚

狼走之后，留下的尾巴也叫猖獗
它大摇大摆过河，进村
藏起一对獠牙
贴近月光下的马坊

日子里的狼尾巴，再青再嫩
村人却不愿吃它，牛羊也不愿吃它
众草之上，数它的影子又黑又长

年老的人，还要把狼尾巴搓成火绳
搭于雪夜，照见一段传说
顷刻间鲜活

（选自2013年12月3日《焦作日报》）

穿过一首诗歌

鸽　子

青山在远处，云雾在山脚
背靠青山好作家
在山中的家里
好看风景

采蘑菇的小姑娘
百灵鸟一样的歌声
胜过天底下最美的锦书
看风景的我，在歌声里
燃烧着少年的轻狂

数滴雨穿过竹叶而来
数只鸟穿过矮墙而来
数朵花穿过竹篱而来
心里的你穿过梦而来

我在山间小屋里
微笑着
穿过一首诗歌
不来即来，来即不来

（选自《延安文学》2013年第4期）

母亲的旗袍

宫白云

依然鲜亮，衣襟上的团圆
饮着缺失的时间
而母亲，十七岁初嫁的光芒早已落入泥土
那奢华的绸缎，每一次抚摸
每一次伤痛。我穿上它——
仿佛母亲正从镜子中走下，父亲也随后而来，抱起我——
“嗨，我的小新娘”
我不知道错觉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什么时候结束
关于无常，上帝从不修正
生或死总有相应的缺憾，悲欣无法埋葬。看呐——
晚霞热烈，一团锦绣中
母亲的旗袍
救出一截幸福时光

（选自《诗品》诗刊2013年12月号）

曲终人散

古　马

我搂过的肩膀
有时是北极雪
有时是赤道阳光

雪和阳光
结合成初春的流水
流水弯曲　杨柳弯曲

在我心里
弯弯曲曲的美
化作泥泞
化作渐渐干硬的路面

萧瑟旅途
鸦影都不见
终于　我被冻出了热泪

搂搂寒风
寒风是唯一可靠的情人
寒风是我自己的肩膀

（选自《诗刊》2013年2月号上半月刊）

回想起一个人的微笑

顾国强

回想起一个人的微笑
就越来越懂得亲近别人
回想起一个人的问候
就越来越懂得关心别人

有时候，想起久未谋面的故知
心跳快得透不过气来
他们每一个人，都贯穿着我的情感
是我一生也放不下的牵挂
自己的富裕、温暖、明亮、快乐
以至自尊，都是他们的给予
因为他们，我不孤单，我知足
我变得勇于担当、乐于付出

也有过不愉快，也受过伤害
当我把这些看作一阵轻轻刮过的风
内心，就不会留下阴影
我学着耐下心来，审视一个人的另一面
轻易地否定别人，就是对自己的不尊重

一个陌生人，当他目送着一只迷路的蚂蚁
找到家门，或是扶起一棵风雨里跌倒的小树

我会发现，我的心，可以和他靠得很近

（选自《诗探索·作品卷》2013年第3辑）

谁在修改我字里的今生

关　雎

夏 她那荷叶的短裙
掀高了秋千，一不小心
就荡过了六月的边界

蟋蟀们默契而协调
在小巷深处吟诵《心经》
一种无法临摹的清凉
浸入我的身心，悄无声息

多么惬意的心境
轻易拯救了
笔下重浊慵懒的文字
我在苏醒中飞升、开悟
桎梏的门窗在哪？

这个夜晚，灵感蒸融了妄念
脱去尘埃的心
已在夜的清寂里
纯粹并解脱

夏　一不小心
荡过了时光的边界
我已看见自己的前世——

那个深爱我的王子
正在修改我字里的今生

（选自2013年3月6日《贵州民族报》）

兰亭　一支笔的流传（外一首）

郝子奇

这是千年之后，
会稽山，仍在。山下，
竹林仍在。竹下，
野花仍在。花边，
流水仍在。流水边，
我在。

坐在兰亭临水倾怀的人呢？
醉眼万物，笔行如水。
仿佛，与山，与竹，与花，与水共醉之后，
悲怆生死的人，已在生死中走散，只剩下
不散的文字，一直走过千年的江南。

这掩尽千年风情的江南。
这披着千年沧桑的兰亭。
已望不到那些放浪的背影，洒脱的醉态，
意满蚕纸，心手双畅，一挥而就的人，已走得很远。
满目千年的苍茫，还有谁在？
还有谁能在呢？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
一切都是过程。
仿佛，临纸挥毫的人，千年之前，已看到我今天的感叹。

而千年之后呢？
又有谁站在墨池边，临风叹古，会轮回我今天的情怀。
一切都会倒下，
只有文字站着，钉住这千年的沧桑。

（选自2013年12月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他　乡

在拥挤的候车室
那些疲惫的人
背着沉重的故乡 不肯放下
就是离开队伍一小会儿
也要找同乡守着
决不能让故乡丢失

总有很多的时候 我
从还没有落完故乡尘土的车上
接下他们带来的
一些小米 一些红薯
一些晒干的槐花
独自在城市的高楼里
把故乡一次次种入身体

也有很多时候 我
望着他们 把故乡
扛上肩头 又挤进一辆辆汽车
不理会我的孤独

带着故乡离开毫无表情的城市

我仿佛已不是他们中的一个
在一座城市里滚来滚去
大半生的滚动 故乡
已被磨得血迹斑斑
在一种撕裂的疼痛中
怀抱人生 死死不肯放手

现在 我常常到拥挤的候车室
看一看背负故乡的人进进出出
城市是一个放不下故土的地方
他们流着仅剩的汗水
背着乡村来来往往
说不定在奔波中和故乡一起倒下
这是我最为揪心的事情
常常为此在夜晚醒着
在他乡的阳台上 一次又一次
用一支又一支的香烟
把苍茫的夜色点亮

（选自《大河诗歌》2013年冬卷）

罪己书

汉　江

不该握一镰新月
就想割除夜色，黑暗中蛰伏的人
怎能只让轻衣薄衫
披着星光苦行

不该把河底的石头绑在腿脚
与鱼虾对话，不听涛声
任凭两岸的风景
变或不变

不该圈地为牢，自封为王
惊讶多年前勃发的野心
突破肋骨的栅栏
风一样，到处打围

不该安坐梦幻的高枝
把掏耳勺当猎枪，瞄准树洞
死等脱兔，等成锈疤
进不了年轮

是砣铁，该受时日反复锻打
成针，去缝补以往的错失

成钥匙就解码打开自己
还原一个食草男……

（选自《中国诗歌》2013年第5期）

胡 须

韩庆成

不知从哪天起
刮胡须
成了每天起床都要做的
一件事

也有忘记的时候
那张脸
便变得张牙舞爪

如今用了多少刀片
已经记不清了
隐觉把刀片收集起来
可以打一把砍刀

还是希望把砍刀
分割成小小的刀片
这样就安全了
这样面孔上棘手的部分
就可以自我消灭

（选自《诗歌周刊》第83期，2013年11月）

偶尔之诗

韩玉光

群山在树林的背后，
教会我向高处眺望。

柳叶长出了枝头，这个春天
最幸福的事情没有超过两件：
在白天看见美；
在黑夜想象美。

感谢上苍用光线提醒我
万物的存在。
感谢人间有了热爱这个词，使我
一次次用心拒绝了遗忘。
所有的生活在新旧之间
徘徊着。

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桃花源
是不是像我的诗歌一样
有不结果实的花朵，
有明月静悬的河流，
偶尔，也有一只蝴蝶，
在时光中不舍悲喜地飞着……

（选自《诗林》2013年第5期）

我想托起你的眼泪

——致希腊

何建明

我不是诗人，但从你的身边回来
我就成了诗人，像拜伦那样疯狂
甚至更想用尽腹中的墨水
伴之键盘上“嘀嘀”不息的声响
一起融入我对你的痴迷和入神

谁说你现在正日趋衰落
像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前
一次次被土耳其、罗马，还有拿破仑的铁蹄
以及希特勒的坦克所征服和奴役
那是梦游者和不识雅典娜的胡言与吐沫在肆虐
或者根本就不能将这样的人视为人

何谓壮丽？何谓美丽
登上神庙的那一刻
凝视维纳斯的脸、胸脯和腿
就有了结论，就不再需要询问世界
所有西方的妖艳、东方的柔美
皆在这里的每块石头、每个人的肌肉里延伸

因为盟友们一次次的淫威和催逼
因为日升日落的地中海潮汐推波助澜

因为贪欲无度、别有用心的邻居冷嘲热讽，暗度陈仓
他们想招魂波塞冬的亡灵
妄想再一次折断早已永恒的橄榄树
以图自己的肥壮和恢复帝国的名声
那是不可能的
阿波罗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克里特
爱琴海上的竖弦一直激越地奏鸣着
除非人类文明倒流
即使这样，你还是唯一可以在行驶的方舟上
骄傲地挺拔身躯，直到迎来复活的彼岸

有人告诉我，这个冬天
你少了煤气，壁炉的火苗越来越小
街人行色匆匆，脸上不见笑容
一个星期里罢工的浪潮轮流七天
寒风中此起彼伏的呼号声
在痛苦地乞求一块面包以及
孩子们完成学业后的一份工作

听说有人愤怒地砍下了柏拉图当年种下的树木
高速路两旁的巨幅广告牌没有内容，只有框框
这是你的形象、你的体质？那是不可能的
我坚定而毫不含糊地向全世界反驳
即使海枯石烂，天翻地覆
你永远存在于伟大和辉煌之中
宇宙里能闪耀不朽光芒的一定有你
用不着掉泪，你掉泪的时候我的心都要碎
假如真的有一天你掉泪
必定有我跪着双膝在你面前将它轻轻托起

然后把辛酸的晶莹化作缪斯的神箭
去迎接密尔介提斯的马队
直到橄榄枝重新在卫城上吐出新绿

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心愿
从蹒跚学步时我就进入了你的神话世界
鲁迅和尼科斯的精神一起铸造了我的筋骨
女娲与雅典娜的柔美早已融进我的每一丝情感
当东方古国再一次强盛时
她会把温暖和友善送给自己的朋友
我的灵魂和神思便会再一次腾升

（选自2013年2月2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弯曲即福报

红　旗

把一颗结实的红果送到我的手上
树枝，没有摇晃

果园是一种景象，伏有嗖嗖的风声
树能低下头来，简直令人难以确信

穿过茂密的枝柯，一位佝偻的老人
正揣摩几根草

他曾年轻，曾在荒草间挖了不少坑
埋下了自己的心

（选自《绿风》2013年第3期）

酥油灯

洪　烛

捧在胸前的酥油灯
最怕失手打碎
我不怕两手空空
怕的是拥有后的失落

点了半夜的酥油灯
最怕被风吹灭
我不怕黑暗
怕的是熄灭前的那一闪亮

这是你送我的酥油灯啊
我得小心保管
抱在怀里走路，不怕自己摔跤
怕把这易碎品摔碎了

这是你点亮的酥油灯啊
我得耐心照看
风吹灭了，当然还可以再点上
只是怎么也比不上：你亲手传递的温暖

亮了一天一夜的酥油灯
最怕第二个昼夜接不上
我得原路返回。不说自己想你了

只说灯盏里的油快烧干了

心急如火的酥油灯
最怕渴死在半道上
灯和人一样，对重逢充满渴望
离别的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呀

（选自《星星》诗刊2013年第10期）

同 体

胡 澄

我的爱人买了一条昂贵的披肩
它以珍稀的藏羚羊绒制成
买了一件华贵的大衣
它以同样珍稀的水貂皮制成
他在我生日时作为礼物送给我
为此我应该感到高兴
但我的心感到剥皮时的疼痛
毫无疑问　我的爱人
将这种疼痛与珍贵的礼物一起送给了我
当然　我知道他只想送给我喜悦、虚荣与骄傲
——作为人类和作为权贵的双重骄傲
而把疼痛留给卑微者
永远地留在那儿
永远地不要到我的生命中
以及今后的轮回中来——
——我知道我的爱人如此爱我
可是这办不到
我的心感到剥皮的疼痛
即使没有感觉到
那疼痛也跟随着我
——那隐现的不知名的生命中的痛苦

（选自《诗刊》2013年10月号下半月刊）

月亮传说

胡　人

几千年了，人们都在望月
赞美它，说里面有个嫦娥
一个等待爱情的女人
人们忧郁了，或者高兴了
都喜欢给月亮一个说法，加一件衣裳
譬如李白的月亮
常用来思念故乡
其实他思念完了就把月亮扔到了窗外
人们却吟诵至今

现在好了，我们可以坐飞船去看看月亮
哦，月亮其实并不亮
黑乎乎的，到处都是石头，沙尘暴
差点要了我们的命
原来也是一个鬼地方

我们离开了月亮
不带走一点尘埃
回到了喧嚣的地球
继续喝酒、争吵，做无神论者
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抬头看看夜空

月亮越发孤独了
给它戴上红领巾，它也无动于衷

（选自《诗建设》2013年第11期）

古 钟

胡 弦

它悬垂，静止，
对所有流逝都不再关心。

以手指轻扣，能听见
微小的声音在铁里挣扎。
长久的沉默，使苦痛变得迟缓，
——它并没有起身。

只在遭到重击时
它才遽然醒来。
撞钟的，那是咬紧牙关的人。
铁在沸腾，痛苦，化作灿烂之光，
木槌在声浪中寻找万物的胸口。

（选自《诗刊》2013年10月号上半月刊）

冷不防被溅一身污水

胡刚毅

暴雨。积水。马路上车如梭飞
一路溅出一簇簇水花，溅向
两边行迹匆匆的路人。我正逆风而行
小心翼翼走自己的路
战战兢兢，靠边站、靠边走
而对面的一辆辆车如湍急的
河流汹涌而来，其中有一辆
奥迪轿车不减速，反而加大油门
从我身边擦身驶过，溅我一身污水
我狼狈不堪的样子肯定滑稽
车上司机和他身旁的小姐哈哈大笑
那么近，我看清了小姐的樱桃小口
和司机满嘴的黄牙，素不相识
无缘无故溅我一身湿淋淋
车跑远了，留下我呆如木鸡
跺足，火冒三丈又无可奈何？生活中
我也常常被人冷不防溅一身污水
而大笑的司机、小姐常常不是陌路人

（选自2013年7月2日江西《光华时报》）

在爱之上

花 语

写一首诗，为我们春天的邂逅和美好
为我们低头燃烧，又湮灭的激情
为激情后被掏空的灵魂和肉体
为替罪的石头和隐喻
为为数不多
冒着青烟的夜色和
海面升腾的细浪

也许，所有的细节都不唯美
也许，所有的程序都不精致
手势太过简洁，旁白缺少设计

但是，我宁愿说
那就是盛开，一次怒放
转眼间的灰飞烟灭，转眼间的堕落和美好

与一朵水车菊喃喃的小语颜色类同
与连理枝盛开的丽姿相仿，仿佛一次伐木
一瞬间，我们放倒了对方
在一次预定的砍伐之内
在爱之上

（选自《金城》2013年第6期）

想象中的死

华万里

我不知道我将死于何时，死在什么地方
死时是否是在喝茶
在看云
在不知不觉中随着一把竹椅
轰然倒下
有朋友高呼：心脏病！有朋友大喊：高血压
有一群红色的鸟儿
飞拢时
就变白了。有一颗棋子，黑的
与白的那颗
背道而驰，滚落到一丛牡丹花的下面
这真是撒手时如清风
这真是花下作鬼也风流。蝴蝶
在哭泣，茶楼在颤抖
只有我，在心中暗暗发笑：你们太多情了
我死得好好的，何必
这样伤心……

（选自《诗刊》2013年8月号上半月刊）

旧时光

黄海星

时光像极了多年前的时光。
长着剪刀尾巴的燕子匆匆掠过上午九点的天空
顺便拎走万泉河面上更辽阔的寂寥

茶坊仍空无一人。雕花的窗户
一枝梅花散发芬芳，旁若无人
光线可惜有点黯淡

老店主外出。柜台里的女儿坐姿古典
小二煮滚的咖啡似乎朦胧了她十八的神情

我已经很久没坐下来独酌
适合的地方。适合的时辰。
这时，鸟不鸣叫，群峰与天空只顾着蓝

头顶的青藤静静疯长，似乎它要爬上整个冬日的
高度。而杯子里旧时光多么慵懒
它与即将到来的霜降仅仅一双翅膀的距离

（选自《椰城》2013年第1期）

难度太大的诗

黄化斌

这是一个，我陌生的地方
在这里写诗，太难了
我写公路之诗，还没有写到村庄
就断头了
我写河流之诗，还没有写到下游
就断流了
我写森林之诗，还没有写到半山腰
就光秃秃的了
我写鸟鸣之诗，还没有写到它的嘴尖
它就从我头顶
晃晃悠悠飞翔得，不见了踪影
我把我的诗歌
跟随它往上提了提，就写到了雾蒙蒙的天空……

（选自《绿风》诗刊 2013年第5期）

瘦　马（外一首）

黄纪云

轻一些，滚滚的波涛
停一停，日月星辰

一匹瘦马
在尘土飞扬的道路旁打盹

它的眼皮
如弹簧松弛的自动门

它需要歇一会儿
需要安静

而它的眼睛，这浑浊的晶体
需要清洗

必须找到泉水
必须找到泉水

在日落之前
在大风雪到来之前

（选自《诗刊》2013年3月号上半月刊）

奶 奶

奶奶坐在门槛上
等爷爷和大伯回来，从潮涨到潮落
从民国三十六年到公元一九七六年
大伯母早已带着两个女儿
改嫁到山后一户有三个光棍的人家

——直到父亲病故
我把榔头、斧头、刨、凿
这些祖传的修船工具，统统扔进大海
拎着一条蛇皮袋，登上开往温州的船

两年后的一天，奶奶到了弥留之际
母亲催我回家见她最后一面
想不到，她竟蓦然
从病榻上爬起，一头扎进我的怀里
边哭边喊着爷爷的名字：希全啊，希全

我惊呆了。母亲也不知所措
奶奶病容全消，眼睛放出锐利的光
第二天凌晨，我刚睡下
就被母亲的哭声惊醒……奶奶走了

（选自《诗建设》第九期，2013年5月）

我把太阳吵醒了

黄金龙

我是第一个推开房门的人
我要给睡眼惺忪的太阳安上两只耳钉
挂上我的拐杖、帽子、以及我的茶色眼镜
还有香喷喷的两只碗和两双筷子
还有属于我整整一天的好心情
再多给我一秒钟时间
容我把鸽笼打开
顺手再把自己打开
打开是为了让太阳第一眼能看到我
看到那些飞翔在丘林之上抖动的光影
我无所顾忌
因为我是第一个推开房门的人
我先把多梦的太阳拍了一掌
我憋足气血
又把懒散的太阳踢了一脚
我干脆把柔软的晨风拧成一只喇叭
对着太阳我大喊一声
又大喊一声，两声，三声
太阳终于被我吵醒了 吵红了 吵晕了
被我吵醒的太阳
不论我走到哪里
阳光就跟到那里

（选自《朔方》2013年6—7期合刊）

人民路

黄曙辉

人民路上的人民，是水果摊的摊主，身着黄衣的清洁工
拾荒的老太，落难的书生，走散的孩子，牵手的情侣
无所事事的二流子，乞丐，妓女，小偷，城管，警察，
是紧跟在偶尔下车视察的官员后那些不可一世的随从
我在人民路上走过，我从来只把自己当成一粒浮尘
在没有找到我的爱人之前，我不敢稍作停留
买卖的吆喝之声不绝于耳，拾荒者等待我空了的矿泉水瓶
坐在街边树下看书的人表情木讷，走散的孩子一脸泪痕
清洁工用扫帚试图扫除世间的尘土和社会的垃圾
乞丐行乞，妓女献身，小偷偷命，二流子调口味，城管和
　警察
在横行霸道中整顿秩序，成为打乱秩序后站在秩序之上的人
只有某些温文尔雅的官员接近人民，演技高超，如同亲人
他们把公仆的词语一把把洒落在人民之中
让那些随从弯腰捡拾之后一枚枚翻译，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我路过，越过人民，在人群里找到了离乱之后的爱人
我飞奔而去，牵着爱人的手走过人民路，中和路，幸光路
离开人民。回家，在自己的花园
安静地成为，寡国小民

（选自诗集《水边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13年6月）

我的侗乡

黄松柏

我第一声啼哭似阳雀的呼叫
母亲的脸上　顿时春意盎然
父亲的心尖立马舞动舞阳河的细浪
我的侗乡　以无尽春色和柔情
迎迓我的生命和灵魂

舞阳河　柔曼多姿的河流
我的兄弟姐妹能歌善舞
坚韧的韵律浇灌他们跌宕的人生
无论悲欢离合　爱恨情仇
不屈的命运　生动如花

在千年的洞箫和法鼓中
我们逐水而居　薪火相传
每天用心血和汗水喂养五谷林木
天天升起的炊烟飘荡勤劳的香甜
摇曳我们世世代代星月般的梦

阳春三月　油菜花漫过多彩的村庄
吊脚楼的倩影　风雨桥的侗歌
任采蜜的蜂儿演绎如蜜的故事
一头油光水滑的小母牛

在舞阳河畔悠然啃青

我的侗乡，放置我生命和魂魄的地方

（选自2013年10月18日《文艺报》）

心　愿（外一首）

黄亚洲

把多雨的江南
看成是我的忧伤
如果陈独秀和鲁迅是两条江河

把多难的犹太人
看成是一群萤火
如果爱因斯坦是人类的黎明

把狭长的智利
看成是一行诗句
如果聂鲁达是一个童话

把我昨夜的梦
燃烧成一柄火炬
如果世界总是那么黑暗

思想的转速

我的思想，总是跟车轮
一起旋转
在高速的路面上，时不时
留下伤痕般的粉末

车子里面的那个人，不是我
只是一个衣服架子
我的思想，一直
在车子的外面

我的思想，转速很快
两旁的树，或是两旁的山
总是想限制我
但是，借着转速，我的思想
总是能翻过山头
在最后冲刺时，当然
鹰帮了一把

坐在车厢里的那个人
喝水，打哈欠，与旅友聊天
但那人，不是我

车到休息站，司机呼客下车
其实我早在车外了，我从山的那边
升起鹰的头颅

我的翅膀上
都是战斗的血迹
那个打哈欠的人
同情地看着我

（选自诗集《花茶》，沈阳出版社2013出版）

瞬　间

惠　子

我从你的眼中读出了
更深的黑暗
孤独燃烧　更深的孤独
倒向丰茂无边的水草
无垠的白，无边
某个夜晚
一只迷途的恙羊，敲门
栅栏燃烧，白色的栅栏
静静燃烧着
隐退
一只亮色的恙羊
朗照天空

（选自《贵州都市报》2013年文化周刊031期）

凌晨四点的街道

霍楠囡

四点，一小点城市被鸡鸣叫醒
极浅的光线四下穿射，找寻突破口
几只猛兽合着眼 歪斜在街道两旁 引擎已冷
垃圾零散着 纷纷摊开了斑驳的尸身
像被这城市吃掉的棋子 等待浴火重生
一只花猫开始淘金，它的双臂生满了肉刺
在春天里日夜疼痛，寝食难安
摩托车呼啸而过，环卫工人刚刚打了个喷嚏
它与一位诗人的哈欠几乎同步，恐怕又预示了
另一场春雨的喜悦 她的扫把和她的词语一起
与大地摩擦 试图点燃星火 她的双脚与她的句子
一直在这条街道前进和丈量，使得黑暗也悄悄地
加紧了步伐，它的影子被路灯拉长
最终也将与灯光一起消失

（选自《河南诗人》2013年第1期）

写给母亲

吉狄马加

你怎能抗拒那岁月的波涛
一次次将堤岸——捶打！
怎能抗拒你的眼睛——我的琥珀玛瑙
失去了少女时的光泽
怎能阻止时间的杀手，潜入光滑的肌肤
无法脱逃，这魔法般的力量
修长的身材，不等跨上马鞍的新娘
黑色的辫子，犹如转瞬即逝的闪电
已变成稀疏的青丝
低垂下疲倦的头，当下的事物已经模糊
童年的影子——陷入遥远的别离
青春的老屋——只从梦境里显现
闪光的银饰啊——彝人的女王
那百褶裙的波浪让嫉妒黯然失色
你目睹了人世间的悲欢和离合
向这一切告别——还没让你真的回望
所有的同代的姊妹啊——
都已先后长眠在火葬地的灵床
是的，谁能安慰你——索取那逝去的日历！
是的，谁能给予你——那无法给予的慰藉！

（选自《人民文学》2013年第1期）

夜访朝阳寺

纪文涛

当我踏着夜幕走进朝阳寺之时
灌木丛中的六月雪格外兴奋
在绿色的簇拥下洁白地向我招手
叮咚的山泉水用欢快的心声
清澈甘甜地涌入我的肺腑
一种久违的清新款款而至

朦胧的月亮亦真亦幻
在香火缭绕的余香里
神秘的朝阳山更加神秘
夜色下的小小佛像更加沧桑
远古的工匠将技艺和虔诚
永远地镌刻在朝阳山的石壁上
永远地铭记在香客的朝拜之中
任凭岁月的剥蚀，任凭世态的炎凉
永远不变的是心中的禅性

在朝阳山的夜色里品茶
寂静得别有一番滋味
也许是茶香受到山泉的滋养
也许是山泉青睐茶叶的清纯
茶水的交融在于心灵的溶合
茶品着我的喧嚣而升华

夜深了，倒立的人字山顶
仍在夜色中屹立，仍在屹立中诉说
山风的吹抚，山泉的流动
一幅和谐的朝阳山画卷
一部厚重的朝阳山历史
从我的思绪里构思，在我的心灵里鲜活

夜色中，朝阳山仿佛从传说中归来
我的心中，将升起一轮朝阳

（选自《诗潮》2013年第11期）

盛　开

江　非

请你告诉我开阔地在北方
请你告诉我那地上的花儿
开了
每一朵都令人心醉神迷
最好的一朵
一生只开一个片刻
那片刻胜过了所有的时光
和世界上全部的图书馆里
深藏地下的图书

请你说我没有其他地方可去
我只想去那里
为此
在路上把我硬生生地拦住
靠近我的耳旁
小声地说
你有一个
被河流洗过的土豆
然后把我带上一辆车
车上带着一袋粮食和我
向夜幕的深处驶去
路上你给我讲
星星和外婆的糖果的故事

请你说这条路要开很久
前面不远要拐一道弯
接下来还要继续
我可以发呆地看着石块上
迸出的火星
一场小雨过后
在驾驶室里抽烟或
只是探出头去

我可以两手空空
什么也没有
衣袋里只装着老花镜
和纽扣
我可以什么都不相信
什么都不再热爱
只到那儿看了看花儿的盛开
只打了一个手势
用反光和碎玻璃
给太阳
打了一个短暂的问号

（选自《海拔》2013年第2期）

夜的童话

金　重

今夜星星都挺冷的
我不知道，这遥远的距离上
发生了什么

今夜的房间也都挺冷的
但我不会点起铁炉子
因为烟囱边的树上
巢穴里住着一家乌鸦

忽然不知从哪儿落下了雨滴
可星星它们还都在那里
在那里，像是些不化的碎冰

我的心里也忽然下起了雨
我整个身子都没处躲蔽
乌鸦你们头顶没有这片灰瓦的屋顶
但愿雨不会漏到心里

可我有这么大的屋顶
雨却漏了进来
一双含着泪的眼睛
感觉这么大

（选自2013年3月21日《文学报》）

站在苏木拜河边

蒋本正

黑暗再多
有一盏油灯就够了
光明再多
眼睛闭上就看不见了

站在五月的伊犁河边
看 一丛红柳
一点点地红了
看 一匹悠闲的伊犁马
啃吃着岸边的青草
看 伊犁河水
向西流去
……
这时，我想　只要我一直
这样看着
就是我的幸福

（选自《西部》2013年第11期上半月刊）

碎　片

蒋兴刚

我了解天空，多雨的云层
把心事藏在容器里
一些飞翔的大鸟
在黑夜降临前出发

它的美在于它的自由
悠忽而去的光影，比
陷入城市的我幸运
我扭头询问
抵达天堂之路
我的翅膀，在哪里飞翔

（选自《山东文学》2013年第11期下半月刊）

想，一路向西

蒋兴强

我想　等哪一天
终于没有事做也不想做事了
一人带上些盘缠
背上点衣物
跟家人说一声
我想自由些时日了
然后关掉手机 一路向西
走到村里 在村里投宿
到镇上就寻一爿
最干净又最简陋的客栈
一人四仰八叉 呼噜到天明
若前不挨村后边没店
咱就学着当年的父亲挑炭 爷爷赶场
星星下翻山 月亮里过岭
哪怕是走上两天两夜
也继续向西
饿了啃几口冷馍
渴了喝几捧山泉
热了阔叶作扇
累，却可以心静……

（选自《诗刊》2013年月11月号上半月刊）

泉水从哪里来

康　桥

嘘……别出声
我听到月光敲门的声音了
那是圆圆的仲秋月撞入大明湖
那一树又一树的月华
在今夜滑落 融入大地
融入泉城的每一滴水

满眼的月光啊
那是一不小心
就碰落在地的荷花瓣

嘘……别出声
让我倾听　此刻 殒落的荷花
沉静地贴近大地 贴近泉水
流水淙淙 对荷花絮语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你脚下的土地就是我的故乡
追随你谢世的芳容
我从地底流出 将你环绕

一片片脱落 荷花

放下所有梦想

和泉水流向远方……

（选自康桥博客2013年，又见影响力中国网）

和土地交朋友

乐　冰

谁都可能会骗你
只有土地最诚实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土地的承诺从未改变

谁都可能会离开你
只有土地跟你形影不离
即便是死了
它也会紧紧地抱着你

土地多么诚实厚道啊
交朋友，要交土地这样的人

（选自《诗刊》2013年5月号下半月刊）

无题可题（外一首）

雷　人

你是隆隆的奔跑
呼啸着呼啸的季节

我是奔驰的列车下默默的铁轨
默默的铁轨下默默的枕木
默默的枕木下的默默的承载

承载着每次呼啸而过的震颤
收获着每次呼啸而过的呼啸

（选自诗集《雷人诗爱》，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10月）

刀，我的早餐

我拿起刀
我感觉到刀的力量

我切开面包
感觉到面包和我自己的无奈

刀，我的早餐
面包，是刀的早餐

砧板，是道具

风，摇着船
船，颠簸着音乐
节奏，把风切成碎片

船
从公元前
驶向公元后

（选自诗集《雷人诗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12月）

乐　观

雷　文

无论怎么加快步伐，都落后于阳光的
节拍。太阳早已隐去
我还在回家的路上奔走

就算约定花期，我仍是看见花瓣
飘进流水的人。那些早行者怀抱花枝
犹如怀抱美人和江山
我是祖国富裕人群的另一半风景
只在果实腐烂后，露出的核中
想象它许多年后，正是我需要的颜色

一次一次的晚归，然后指着夜空
对爱人说：我要为你摘一枚星星

正是这些生活的残缺，支撑着，我和我们
有些谎话比星星更明亮，好多个夜晚
好多代人，不同的方位，都在说

（选自《山东诗人》2013年第2期）

另一种海（外一首）

雷抒雁

我不能总用温柔和乖巧
来描写大海
我见过海的另一种形象

那些水珠突然组合成高墙
一排排推挤过来站立着
想要击碎头顶的云团

当那一段墙砸向礁石
立即粉碎成无数细碎的翡翠和玻璃

而后一排浪立即集结成军旅
吼叫着猛扑过来
不知道海为何愤怒如此向生活发出质疑

我以驯兽师的严厉问海
海说，请你注意风暴的踪迹

牛毛草

这些叫做牛毛草的植物
细得像针尖一样谦卑

它们密密地组合
织一片绿毡紧贴地皮

粗大的树木就在身旁耸立
宽阔的叶子植物疯狂地扩张领地
藤类蔓生一族，依靠依附
爬上高高的地方显示自己

牛毛草却静静地生长
一滴雨一滴露就让它满足和欣喜
冬天来了，黄叶无可奈何地飘落
却怎么也掩不住牛毛草始终如一的碧绿

（选自《诗刊》2013年1月号上半月刊）

飞往别一星球

李 成

从发现它到登上它
已经过去一万年时光

跨上它 就像跨上大洋彼岸
中间是黑琉璃般的漫漫长夜

很显然 我们没能全部降落
这一朵朵结构精巧的金属大花瓣

途中被风吹去了三分之一
又被日爆熔毁了一小半

不过现在 我们总算有了一个新家
地球这只没有生气的破敝摇篮

早已被我们抛下 虽说这里也很荒凉
毕竟有了人造的绿洲以及月亮

问题是 我们带来了什么
除了经文 种子和种子一样大小的芯片

我们带没带来疾病 战争
和比这更难根除的旧习惯

我们会不会把这里又弄成
另一个地球——大地百孔千疮

然后只得再次出发　飞往茫茫宇宙
寻觅新的家园……

（选自《芳草》2013年第6期）

樱桃辞（外一首）

李　皓

只有咬碎你，这酸甜的血
才更像鸡血
让人兴奋，让人痛楚
甜的是爱情
酸的更是爱情

从这个苍茫的夏天，把你采摘出来
就是从一段别离里
抽出一段愁绪
樱桃绿了又红，容颜
不曾更改。味道已是大相径庭

那一年的樱桃，颜面红润
龙王塘的和风和细雨，如痴如醉
我把你含在嘴里，十年
从不曾咬碎。而你说
“那是我的核！”

（选自《满族文学》2013年第6期）

苹果独语

我就是要红给你看，你不来
我就一直捱到冬天，不谢落

你与一群人，向东马屯走来的时候
我的慌乱。隐藏在另一些苹果
背后

秋雨是谨慎的，它把天空洗得
如此干净，不在河里留下
一朵云彩的影子。只在眉宇间
留一颗痣

这是我区别于其它苹果的
惟一标志。稻草人认得我
它不驱赶任何一只
执著的鸟

秋风说的都是闲话
你在果园里逡巡，闻到的都是
我的体香。你拍照
背景里的每一颗灿烂的果实
都是我

只是我在看你的时候
你把目光投向更远的秋天
空洞。却意味深长

其实这个秋天，早已
深入我的内心，我的每一寸
肌肤。你却视而不见

含泪的红，是我中年的伤
这一季
鸟儿已飞过

（选自《诗刊》2013年10月号下半月刊）

黑发与白发

李　军

黑发与黑发之间
长出一根
白发
我毫不迟疑地拔掉

日子在我的骨头上
无声地雕刻着每分每秒的年轮
日子也像一块块童年的积木
自己把自己垒得越来越高

我开始摇摆蹒跚
开始像一条肉虫弯曲着背前行
白发与白发之间长出一根黑发
我却不忍心拔掉

（选自《绿风》2013年第5期）

家乡的女人

李　浔

喜欢水的女人　总是无辜
走在沼泽喜欢的地方
远处没有要等的男人
没有山　只有低头吃草的光景

有水的地方可以捏一些泥巴
重塑心目中的人　可以
让宁静的村庄不再宁静
让后院的枫杨树哗哗作响

灶沿上擦得干干净净
火在灶膛　更在心里
把等待烧得沸热 又有好看的热气
喜欢水的女人　总是干净
连寂寞也这样干干净净

（选自《芳草·潮》2013年4月号）

关于我们的身体（外一首）

李　瑛

对母亲孕育的我们的身体
写多少诗都嫌太少

这是头
有转动的眼睛
呼吸的鼻子和嘴
这是支撑头颅的肩膀
这是有十根手指的手
这是用来负重的脚
这是看不见却触摸得到的骨架
使你站立好像一个人
还有分秒不停的忙碌的血和
无处不在的机灵的神经
一件件都简洁、完整、优质
没有多余的东西
是大自然亿万年塑造成的
完美的物种
和比邻的狗、小鸟、树和野草
没有什么不同

它并不是人

人

要有灵魂和思想
存在于历史中的精神，远比
存在于自然的肉体
更有价值和值得赞美
它们有巨大的重量和力量

使生命
超越时空，战胜死亡
和太阳对话
懂得爱憎和荣辱，向往无限
才使头、肩膀、手、脚和骨架
能称为人
才使我们感到可爱和美丽
虽然我们看不见
它们在哪儿呢

（选自《诗刊》2013年11月号上半月刊）

读　诗

有的诗是小鸟
有的诗比春天的树更美丽
有的诗像孩子，使你看见生命
有的诗是红樱桃，涨满爱和蜜
有的诗能煮沸你的血
有的诗锯你的骨头使你战栗
有的诗是建设新世界的新水泥
有的诗和子弹一起出击

有的诗是一团泡沫或一片慵懒的云
有的诗声嘶力竭，喷着血丝
有的诗没有温度，是批量生产的塑料玩具
有的诗是母语撕裂的一堆瓦砾
有的诗像涂满橄榄油摆出姿势的男子健美赛
有的诗口水泛滥难以筑堤
有的诗是一件脏睡衣，使人痛苦
有的诗是一张薄纸

（选自《诗潮》2013年第2期）

翡　翠

李成恩

我认定翡翠是性感的。因为她的沉默
她的绿锁住了沉默

谁的定力在翡翠之上?
翡翠里有最性感的女人
持久地保持沉默

现在她是年幼的，在青春的催促下
翡翠发亮，发出清脆的喘气声
再过几年，翡翠就老了
老了的女人也发出清脆的喘气声

在我们年老的时候
性感的女人开口说话了
翡翠翡翠，绿色的祖母

（选自《诗潮》2013年第9期）

托福屈子

李飞骏

托屈子的福
你的纵身一跃
救活了一条江
救活了几个沾亲的城市
可惜，汨罗江无泪
市长的大手一挥
赛龙舟的欢呼压过朗诵的声音

托诗人的福
一次并不诗意的自杀
留下了若干文化遗产
让中国人发明了粽子
享受一天的假期
数尽帝王将相，诸子百家
也唯有诗人有这么大面子

如今
写分行文字的兄弟们
顶着你挣来的脸面
将端午，叫诗人节
以诗的名义，告诉诗人

不能做时代的精神小妾
为操纵木偶的黑手，红袖添香

（选自《特区文学》2013年第2期）

其实这个人就是娘

李继宗

把丝瓜架上的丝瓜掰下来
又颤颤巍巍地到自来水管上去接水
已经跑不动了
就紧走一阵，慢走一阵
歇一会儿气
已经看不太清楚了
就把一张百元钱翻过来翻过去才看清楚

早晨，起得比谁都早
中午，在山梨树下站了一会儿
也不见自己的鸭崽子回来

晚上接一个电话，是儿子
从很远的地方打来的
翻了几次手机盖，也没有翻开

（选自《汉诗》2013年第2季“荷花莲蓬藕”）

青竹林

李建军

骑上儿时的竹马
捕捉朦胧的云霞
一根骨头，几片羽毛
从天空跑进泥土
从苹果跑进种子
从白发跑进子宫
怎样的风，瞬间
举起绿色的旗帜

几片竹叶是云的双翼
一支青竹是火焰的凤凰
天空上，涌现
一千对，一万对翅膀
云雾中，飞翔
一千只，一万只凤凰
桃树因羞怯吐不出花蕊
麻雀因幻想亲吻稻草人
童话故事从头至尾展开

竹海飘向何处
波浪群里一把深藏的舵
阳光这支坚定的笔
在竹叶的指缝间涂出画图

即使它化成一堆灰尘
竹笋依然是不会枯萎的灵魂
它更像钟盘上的指针
为我们的天空校正时间

（选自《上海诗人》2013年第6期）

局外人

李轻松

以第三者的身份出现，或根本无需出现
你只在幕后，只需敲敲边鼓
一个主角在舞台的中央，过分入戏
你要替剧中人说出遮蔽的部分
你要独白，再加上旁白
一丝凛然不可侵犯的气韵
默立于词曲之上又流连于韵律之间
那一份端庄。在绵绵不绝的美感中
生者可以死，死也可再生
静场三分钟。一支有帮无唱的曲牌
暗自飘来。有时你从天而降
“飞句”如飞刀，那是凌空的
听幕后之声，观台止之形
动内心之情，你总比角色先死
又比自己早生……

（选自《诗刊》2013年6月号上半月刊）

中

李清联

往南一千里呀
再往南还是南
往北一千里呀
再往北还是北
我骄傲，因为我居中
逐鹿中原的中
中兴的中
得中原者得天下的中
南北东西中的中
中庸之道的中
孔子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孔子又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孔子还说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孔老夫子的学问啊
咱恁中哩

（选自《诗刊》2013年1月号上半月刊）

平原的秋天

李少君

秋天，华北的平原大地上
已收割完所有的庄稼
整个田野一望无际地平坦
只余下一栋房子
掩盖在几棵金黄的大树下

白天，屋顶铺满黄金般的叶片
黄土色的房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可以听到鸡叫声、牛哞声和狗吠
还有磕磕碰碰的铁锹声或锯木声

夜晚，整个平原都是静谧的
唯一的访客是月亮
这古老的邻居也不忍心打搅主人
偶尔传出三四声猫咪

夜，再深一点
房子会发出响亮而浓畅的鼾声
整个平原亦随之轻微颤动着起伏

（选自《大家》2013年第2期）

参观黄崖洞八路军兵工厂

李小雨

在黄崖洞，一根导火索就能点燃
太行大峡谷的全部激情

而一粒飞出黄崖洞的子弹
七十五年后，它的能量仍让世界震惊

那是铁的、石的、木的，长枪和手榴弹
—— 一排排士兵

坚定。沉重。凛然。冰冷。正能量。
—— 一排排士兵

磷和硝加起来是炸药
仇恨和热血加起来，是必胜的决心

它们曾阔笑着走向战场
带着那些灰粗布军装上的体温

它们熟悉那些茧手、渗血的掌纹
和那些黝黑消瘦的脸、坚定的眼神

在黄崖洞八路军兵工厂，我看到了
那几台长满黄锈的简陋的机床

那些机械零件、铸造工具，反光和阴影
那些小小锣丝，也有另一个名字，叫“八路军”

只要准星、弹道和眼睛是笔直的
只要机床、手掌和心在一条线上

我无法想像那场兵工厂保卫战的惨烈
那十七岁小战士独守吊桥七天七夜的英勇

四十三名烈士，从一个名字到一部历史
太行，你的每一块石头都有着民族的伤痛

因此，我们的子弹是烈火的形状
我们的兵工车间是断岩的缩影

看呀，黄崖洞就悬在半山腰上，云遮树挡
我让一颗心随着铁链、悬梯向上攀登

那小小洞口里藏着多少八路军的弹药
太行，你是永远活着的闪电的锋刃

此刻，洞口的野花开了，那么红，那么静
它的开放，和当年的那场战斗，意义等同

为什么峡谷中总隐隐有轻雷滚动
那是七十五年前的炮声还是歌声

“我们在太行山上”，我们在太行山上

总司令骑马腾跃，枪系红绳

那是谁还在抚摸那最后的弹孔
痴痴怀念那伟大年代的骄傲和光荣……

（选自《东城文苑》2013年第3期）

命　相

李冼洲

不止一次，说起水
像是火的宿命，暗合了野性

奔跑，是一种彻底的安静
而我在你的怀里，布置江山

开门纳风，推窗送雨
这天的荒草，潇潇如蝶了

扯到衣襟，就是家的篱笆
花应在花间，忙碌不在分秒

望望天，看看心中的海
出有一欢，回有一笑

在土中成炭，总是孤独同情孤独
牧羊想苏武，长缨念英雄

我就这么烧着，直到你来
一棵草吹灭冰，辨认爱情

那时，灰烬成佛，河流静坐
花豹在西南，我设计了虚线

这边春，那边秋，在脚印之间
你在夏天在，我火焰的命相开始属水

（选自《扬子江》诗刊2013年第5期）

那么近

李云迪

百湖的云水谣
那么近；我离渔歌和帆影，
离它们之间亲密的接触
那么近。忆秋风
一朵一朵的浪花，我已经习惯

我登临船头，是为了让月亮
可以自由地进入内心
一只鸟，和它的羽毛
划出的声音
像我熟悉的桨橹声

那么近，又那么远

（选自《岁月》2013年第10期）

青铜·蝉形带钩

梁　平

曾经在野地里疯舞的蝉，
把最后的飞翔凝固在战国的青铜上，
成为武士腰上的装饰。
束腰的带加一只蝉做的扣，
队伍便有了蝉的浩荡，
所向披靡。

张翼、闭翼，
军帐前的蝉鸣压哑了进军的鼓角。
翅膀扑打的风声，如雷，
旗帜招展，将军立马横刀，
即使面对枪林箭雨，
城池巍峨，固若金汤。

一只蝉与那枚王的印章，
没有贵贱、没有君臣之分，
大王腰间也有蝉翼的光芒。
国是自己的国，
家是自己的家，
蝉在盆底的川西咏叹，
已经千古。

蝉形带钩的青铜，

比其他青铜更容易怀想故乡，
更容易确定自己的身份。
如果带钩上见了血，那只蝉，
就不再飞翔，那一定是，
生命的最后一滴。

（选自《作家》2013年第8期）

想起新疆

梁晓明

能够让赞美像说话一样毫不羞涩，像自高而下的淋漓瀑布
舒展而大方地从心中说出，

这样的地方并不多见。

我来到新疆，我和他紧紧握手。
我看见火焰山把他的愤怒从大地纠结起团团肌腱

葡萄沟挂下了畅快而甜蜜的串串泪滴
他用吐鲁番的热烈展示他身体内火热的本能

而天池，那是他最干净的一面镜子，镶嵌在山上
用天空蓝色的丝绒每天抹擦

喀纳斯，他深藏在内心的娇惯的女儿，春夏秋冬
最美的服装他都带来给她穿上

他的沉默是苍凉幽怨的高昌古城，如果你有信心
他就把塔克拉玛干沙漠带到你脚下

这时候他是儿子的父亲，严厉的目光深藏着慈祥
像满地倔强的胡杨林，每一个枝干
都透出他长久以来对你的期望

我来到新疆，我和他
紧紧握手
他不是地方，他是我见到的最丰富博大的一个智者
一个长辈

哪怕他随手递给我的库尔勒香梨、哈密的甜瓜
我一接手，甜蜜就来了我的唇上

（选自《新诗写新疆：喀纳斯诗篇》，科学出版社2013年4月版）

人生的中转

廖　奔

少年时谁没有过绮丽的幻想
像叶尖的晨露悬挂着太阳
想采东海龙宫的玉树珊瑚
想饮九天瑶宴的琼液仙浆
夜半被心中的梦儿惊醒
胸膛还起伏着蓝天和海洋

何时世界悄然翻了个身
于是回忆开始静静地延伸：
儿时捡螃蟹的清泠山溪
还有傍晚采蘑菇的松林……
梦魂总缠绕着熟悉的山山水水
以往的苦涩都品尝作甜蜜温馨

太阳升到中天又怀念大海的沐浴
月亮变圆了重眷恋一弯弱肢
少年的幻想像连串水泡的上浮
老年的回忆如厚厚暮霭的下沉
什么时候回忆滞住了幻想
人生的中转已经开始

（选自2013年11月6日《文艺报》）

时　光

林目清

让我把最后一抹晚霞留给你
用它填平你还没愈合的伤口
让我把最后一点光亮留给你
用它驱赶正向你袭来的夜的潮湿

人生不管多大辉煌
都是太阳从升起到落下的过程
我不是太阳
我只是太阳的一个粒子
我把粒子最后的一点光亮留给你
让你点亮星星里所有的粒子
点亮月亮里所有的粒子
然后再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今天
一个渐渐消亡的我
明天
一个不断滋生的我

（选自2013年9月2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杏花，让我有一点点动心

柳　歌

你开得真早，这个尘世
从此属于你了。以至于所有的孤独
所有的芬芳
都带有一种淡淡的白

只能从侧面爱你，或者
眯起眼睛想你
立于百步之外
也能嗅出月光与露水的味道

前世迷离，已想不起那个约定了
可这一次的轮回
是真实的；还有，你一朵一朵的纯净
是真实的，距我很近

尘世依旧很冷
是你率先敞开肺腑
轻轻说出一串串洁白的话来
让我有一点点动心

（选自柳歌新浪博客，2013年3月）

天气出奇的好

柳　沄

天气出奇的好
好得阳光全都流出来了
在浸透我的同时
又不惊动我
只是我长时间地忽略了
这个细节

我长时间地坐在
街边公园的木椅上
远远地离开
那个坐在编辑部里
埋头看稿的自己

这是初冬
一个风和日暖的下午
是那股笔直地，从
不远处的热电厂升起来的青烟
闲着的时候

闲不下来的，是人
那青烟似的一生
——沿着一架长长的
肉眼看不见的梯子

吃力地爬到
梯子够不到的地方
然后就散了

我得再坐一会
平静地想一些
跟青烟和梯子
无关的事情

（选自《诗刊》2013年3月号上半月刊）

心胸狭窄

刘　川

本人心胸
十分狭窄
只可放下
少数几人

本人心胸
因为狭窄
拥挤难受
还请这少数几人
多多海涵

本人心胸
空间过小
带着大量金钱
大量名声
大量奢侈品
和大量欲望的人
请不要进来

（选自《中国诗歌》2013年6月号）

怜

刘　琳

想起那年年少——
漫山遍野的灌木丛、野杏树

我喜欢它们枝桠交错，可以
纵情地生长

枝叶上挂满欣喜和
绝对

我踩着10岁少女的天真
登山，洗泉……

看见一窝窝的鸟蛋
我就小心地捧起来

以为它们就是
还未出生的我

（选自《草原》2013年第3期）

旧皮箱

刘高贵

晚风微凉　如果它再凉一点
就能让高粱的酒碗
出现内伤

所以　我不写高粱
只写那只尘封多年的皮箱
不知身在何处的你
能把开箱的密码告诉我吗

总说要相忘于时间的江湖
却不料岁月的巧手
也能将思念搓得又细有长

我已有好多年没像今晚这样落泪了
我哭　是因为
不知究竟从何时起
我已把他乡住成了故乡

（选自《大河诗歌》2013年冬卷）

鱼和熊掌的故事

刘根社

鱼儿，不顾一湾清水的挽留
跃出水面，脱去银鳞铠甲，裸身上岸
以破釜沉舟的气势，要与熊掌争个高下
因为主人，马上
就要作最后的选择

熊掌，从熊的肥厚大腿拼命挣脱分离
以断臂立雪的精神，奔跑着
想第一时间，走上主人的菜谱

“鱼与熊掌不可得兼”
——主人，托着下巴
静坐在桌几前沉思
没有像往常那样，用目光定夺取舍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
鱼的鲜美诱惑，熊掌的浓香魅力
让几千年前的孟老夫子
面临抉择都不知如何下手
更让他心犯两难
不忍放弃，又不忍选择

放弃和选择

让主人的智慧山穷水尽
经过一番不忍之后
主人，绕过孟子千年语录
和身边的豪华桌椅，毅然离席而去——
既然不可得兼，那就全部放弃……

鱼和熊掌
相视，顿足，哑然
邯郸学步一般
沮丧得找不到回去的路

（选自刘根社博客，2013年2月）

高河镇的冬天

刘克祥

那只出巢的鸟，叼着季节的谷粒
阳光正从瓦屋顶上滑落下来
北风嘶叫着，影子和声音减少了奔跑

在一处开阔庭院，几只花雀喳喳地叫着
以耳熟能详的方言，衬托生活的表情
那灿烂如花的笑，让灰暗的天空亮了一角
这使得高河镇的身影，在空旷中闪耀了一下
并带动所有的人和事，比如那泥土
就在竖起的努力中与荒凉对峙着

我的衣食父母，田野在寂静中休整
当我抬头，让我感动和欣慰的
是高河镇早霞中不绝如缕的袅袅炊烟

（选自刘克祥新浪博客，2013年）

苏轼墓前

刘益善

先生　我自黄州来
带来黄州人对你的问候
你曾躬耕的那块东坡
如今林木蓊郁　坡上的杜鹃
正开着浓烈的思念

我在东坡麦田里除过杂草
拣去夹杂在土地里的石块
先生　九百多年前为什么没有我
为你的地头送去茶水
递上擦拭你汗滴的手巾

那个长江边的月夜
一个拄杖的诗人　在此
踽踽独行　田间小道边
虫鸣鸟叫　诗人长吟
——雨洗东坡月色清
还有前后赤壁赋　而一曲
大江东去　崛起了中国诗坛
一座不可逾越的高峰

先生　我自黄州来
你墓前草木葳蕤

墓后的思乡柏林　思的何乡？

我想那一定有黄州

黄州　有你生命五十个月的驻留

黄州　你泛舟之下的赤壁仍在

黄州　你躬耕的东坡仍在

黄州　有你喜欢的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

先生啊　故国神游

黄州时时等待着你的归来

（选自《长江文艺》2013年12月号）

雨　后

刘泽球

乌云还在低空翻滚　草地中间
艰难穿过的蚂蚁和瓢虫
闪亮的触角像秋天夜空里奔走的星星
闪亮的还有这雨水的乐器
它刚刚停止的演奏
还在大榕树叶子的耳膜里簌簌地响着
还有街边的女贞和黄花槐
恋人般的喘息
蔷薇颤动着嘴唇
这闪亮如同傍晚突然变得开阔
时光缓缓停在避雨处
一只蝴蝶对称打开的翅上
如同重新跌回尘世的精灵
在这短暂的停歇
在这夏天最柔软的部分

（选自《星星诗刊》2013年第2期）

在草原

卢　辉

我看见万分之一的
远
像草原一样
踩上去
不分彼此

在草原
割不断的是云
是草
是时间
是放宽的肢体和视线

草是率性的
只允许
风
连根拔起
这一回，还剩下多少辽阔
可以被带走

（选自《中国诗人》2013年第3期）

我的母亲

陆　健

我在千里之外想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啊，洛阳龙门山下
的一间小屋，临窗的光线
照着她矮矮的身影

不知道卢舍那大佛
看没看到她的孤独

我的母亲啊，用她
浑浊的眼睛望着天空
不知道早已安眠的父亲
在邙山坡上是否还和她说话

我的母亲，抬了抬
她枯瘦的手，这双曾经把
一万多婴儿迎接到世间的手啊

不知道这些婴儿中间
有没有天使

（选自《诗刊》2013年10月号上半月刊）

昼与夜，一个人的江畔

陆新民

我听到太阳在数着银子
哗哗哗，这永远动荡着的天地

有一些大轮追逐满江的财富
江鸥满头大汗，捡拾零散的鱼

暮晚贴着江面悄悄扯来一条黑毯子
小划子上的灯火，是不该忽略的花事

苇叶在吹着不成调的夜歌
宛若打捞久远的记忆

（选自《扬子江诗刊》2013年第3期）

时光的疼痛

罗　晖

我清楚地记得
活泼可爱的青春是那样迷人
透出丰美的气息，吸引异性贪婪的目光

在那时光的后面，我听到了一个传说
那是母性的呼唤和生命的喜悦
我从城市的一角，飘向了远方
一颗年轻的心，有了理想

后来，我痛苦地看到
年轻的花蕾被时光悄悄带走了
逝去的岁月，无情地刻在我的脸上
长出了一道沧桑的皱纹
还有，一条风干的泪痕

（选自《诗品》诗刊2013年第3卷）

空心人

罗 雨

你在流泪
但你并不悲伤
尘世间的春花秋月
都被你追赶的那朵风
吹成了流水云烟

你在笑
但你并不高兴
人间的悲欢离合、阴晴圆缺
在你编织的那顶草帽里
都编成了美丽的帽沿、花边儿

你在听
但你的心在别处
你说，所谓此岸、彼岸
都只是暂时的停靠驿站
驾风飘泊
才是一程又一程的目的

你看，你看
身后澎湃的那股红尘
又将淹没多少故事
催老多少红颜

或许，直到风止了，唇冷了
翻开命运层层叠叠的皱褶
方才恍然：
没有终点，便是终点

（选自《延河》2013年1月号下半月刊）

乌　鸦

马　累

年少时在下雪的冬天，
我总能看到成群的
乌鸦聚集在房顶，这些
聒噪的鸟让村庄
变得更加寂静。
在乡村小学当老师的父亲，
穿着黑色的中山装。
我听见他踩在雪地上的
脚步声，他唱着
我和弟弟的名字，
仿佛世界上最美的歌曲。
原谅我，父亲！
原谅我曾经这么认为——
在一个无限白的世界里，
你如果不是
我们纯真年代里的
一只乌鸦，
你也不会引领我们
走进今天
如此安静的生活。

（选自马累新浪博客，2013年6月）

时间的尺度

马道洲

时间属于一种高度。
山是一种，
树也是一种。
静或动，亡或活，
都在时间的尺度里划定年限。
时间还是个聚或散的约定，
仿佛一场盛宴，
怎么也绕不过
喧嚣与寂静的宿命。
灵魂最终无法坚守躯壳，
任凭时间将其剥离，
许多零碎的无形
被聚集成一种高度。
然后，竖起生与死的界碑，
时间开始重新隆起。

（选自2013年10月18日《中国税务报》）

只要有梦

马淑琴

祖先们挥着锄头，一辈辈念着
“草死苗活地发暄”的咒语
念着念着，锄头们累了，终于
念成了旋转犁，和除草剂最初的创意

纸扎的风筝飞了，姐姐的手紧拉住线绳
想跟着风筝上天，去赴云的约会
跑着跑着，线绳儿抖出了柔软的旋梯
姐姐成了最牛的空姐儿
所有航线都沿着风筝的记忆

金黄的玉米遭粮票绑架
辘辘饥肠日夜鸣叫
呼唤的只是饱腹的惬意
叫着叫着，突然
变成了“三高”的烦恼与减肥的话题

野花嫁给城市的阳台与花圃，享受供养
满地月光模仿街灯
以一首朦胧诗的身份，走进庞大的诗行
节俭的山村用胸襟储存起太阳
克隆一轮轮阴晴圆缺永不下岗的月亮

高粱红了的时候，醉的不只是山岗
钢筋水泥的森林，在城市的热风里
怀想昨天起伏的麦浪

网上的道路，铲平了所有的坡度
一匹走不出围栏的老马
跟着灵动的鼠标，找到了青翠的牧场

只要有梦，晨曦的大手
总会捧出新鲜的红日
梦的身后永远跟着绚丽的霞光

（选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3年第7期）

鲜活的鱼籽

马万里

我的爱跟这人生一样漫长，一样短暂

我素衣寡言多年
我沾一身菊香，两袖露水

我多想是春天的迎春、夏天的莲花、秋天的雏菊、冬天的水仙
我多想是这春夏秋冬

而我常常抑郁、忧伤、失眠、绝望
常常看到荒芜、闪电，以及死亡的冷脸

我陈年的伤口隐隐发芽
我的句子漏出雨水，四处奔涌

我们猝然相逢，又匆匆走散
你不在，我的心
空旷成苍茫的大海

我布满花纹的腹部
满是鲜活的鱼籽

（选自2013年11月24日《焦作日报》）

保持沉默（外一首）

马新朝

我不是一个人
我是一群人，一群的我，我们有着
众多的屋顶，路，嗓音，方向
它们只是暂时地租用我的身体
我无法代表我，或是其中的某一个
我与你说话时，只能一个人说话
一个嗓音，众多的嘴唇闭着
它们在暗处听，并骚动

因此，大多数时候，我保持沉默

回来吧

回来吧，你们这些流浪的山
流浪的水，你们这些失踪多年的小路
回来吧，你们，草茎上的露珠
风中的花朵，蓝天的蓝，大地的辽阔
这是深夜，我这没有灯火的残躯
将引领你们回家。回来吧，绿过我的绿叶
伤过我的水湄，还有我的行走，从远近的路上
回来吧，我的嗓音，我的手指
我的勇敢的裸露于尘世的脸，回来吧

这是深夜，我要收拾这一地的散落
我要给你们这些还在游荡的孤魂
以短暂的安适和名份；我要引领你们
还在琴弦上的哭，我要用夜的黑
洗浴你们，我要用夜的静
疗救你们

（以上二首选自《大河诗歌》2013年秋卷）

孩子和鸟笼

马志刚

我守候两个孩子
他们俩总为一点小事争执个没完
他俩变成鸟就好了
关在笼子里
让充血的翅膀
磨成凌乱的羽翼

孩子们没鸟的感觉
他们在吵闹中获取快乐
不知喜怒哀乐是什么东西
孩子们以为世界是快活的
而且永无忧愁
更不会识别自己是在巢里
还是飞翔在巢外
他们有亲人就有一切

我看着两个孩子常常发呆
他们是鸟的笼子
而我是笼子里的鸟

（选自《人民文学》2013年第6期）

只愿我的诗流落民间

漫天鸿

我不愿　被天下热捧
也不愿　被生活忘却

我不忍经历
那种大起大落
只愿我的诗流落民间
篱雀一样　穿梭

春日里　她是一株芊草
冬令里　她是一朵白雪
夏季时　她是小河里翻腾的浪花
秋天里　她是挂在庵檐下的一串秦艽

藏身黎庶　不离稼穑

（选自漫天鸿新浪博客，2013年）

冰冷的火焰

美　郁

黄昏的太阳冰冷地燃烧
温暖，只是海面绚丽的色彩
忧愁和落寞总是悄然而至
像蝴蝶丢失了花园

在阳光斑驳的雨季
离开，走向孤独的喧嚣
一群人饮酒纵歌，越唱越寂寞
两个人左手握着右手
越走越荒凉

城市的道路忽明忽暗
固守着一座座空城
我们囚禁自己
又放逐爱情

一杯水，可以让花儿开放
千杯水，也留不住花期
所有的语言一如彷徨的脚步
走过,一串沉闷的省略号

（选自《山花》2013年第9期）

鱼尾纹

梦　野

你一登场
我的脸
就没了舞台　挤落的苦味
跃入乡土的眼神里

鱼尾纹
我一生不分昼夜的开垦
抛下年龄
将我的身体越挖越深

有多少条我数不清
一条追赶着一条
每一条
都是去往墓园的路

等我老了
我一定会选最深的一条
仿佛悬崖
坠入的泪水
一定会打湿我的鞋面
一定会将我淹没

（选自《诗刊》2013年4月号下半月刊）

门

慕　白

这儿可不是念经的场所，门在地平线上躲闪
风烛残年，快50岁了，她看着阳光，月亮和星辰
这些孩子一个个长大，但又没有一个真的长大
她叹了一口气，终于把自己关上了，她老了，需要休息
那吱嘎吱嘎的喘息，比一个老妇人的咳嗽还严重
爷爷出去的日子已经模糊了，门记得父亲是凌晨走出的
奶奶中午的时候才跟着找出去的，他们都去了远方
都没有带雨具和钥匙，他们都不打算再回来
门就患上了风湿病，关节痛，每一次开和关都很吃力
她的眼睛有如断线的风筝，风一吹，泪水就飞了起来……

黄昏的时候，一只乌鸦在老家的高处
用翅膀拍打着忧郁，黑夜再次乘着马车飞奔而来
笑声从她的嘴角逃遁……

（选自《重庆文学》2013年第2期）

倒春寒

漠　血

这个春天
杜鹃花迟迟不开
你的冷漠，是我的倒春寒
咫尺天涯
我独自忘却伤感

在风中分手，在诗里怀恋
谁的牵挂渐行渐远
谁的笑容如月
谁的叮咛淡淡

从春天的午后出发
相思已过万水千山
一千零一夜之后
很多情节临危不乱
可是从前的主角
还在不在小说的故事里
灿烂

（选自《新诗》2013年第3期）

从武林门码头到塘栖

娜仁琪琪格

尘世浩大　宇宙磅礴　个体生命是多么微小
小到一株草　一只蝼蚁　一粒粉尘
我在北方思念江南　在大漠怀抱柔软
宿命里前世的乡愁　那些恍惚

此时　我在这里　海棠娇艳　迎春鹅黄
樱花飞雪　绿将世界染醉
一条漕舫拿出全部的空间　用来放下
几千年的旧梦与现世的忧伤　那些逼仄与苍茫

多么安静　水波微漾　漫过我的心房
偶尔的鸟鸣　落入水中的还有它们的倒影
金戈铁马　辽阔疆土　一脉水流贯通南北
君王南下浩大的龙舟　远去成历史的一个缩影

我在漕舫凝思　在喧嚣之外　纷争之外
时间缓慢　春风徐来　一曲高山流水拂去尘埃
这奢华的摆渡　让一颗挣扎的心
回归安稳　回归宁静　回归淡泊
抵达广济桥卧虹长波时　江南又起烟雨

（选自《中国诗人》2013年第4期）

顶着天空的蚂蚁

南　鸥

一生都在幽暗的角落里爬行
都在搬动天气，搬动骨头的残渣
它们最先听到风暴，最先被
卷走或被掩埋

它们昼夜顶着天空，它们
要让树木、庄稼和屋顶安静地生长
每天黄昏，它们就坐在天幕
看着荒野的石头，长成童话

其实，它们是大地的老祖宗
又是私生子。它们在乱石间昼夜爬行
精细的肚皮，昼夜擦出火焰
但是人们听不懂，也看不见

（选自《诗歌月刊》2013年第9期）

雪 花

牛 敏

尽管，你原本是一滴水
成为现在的模样
一定被风携带过很远的路程
凝结着花枝与鸟语的体温
缄默而辽阔的寒冷

尽管，你飞扬着单纯的皎洁
彼此间一定有深邃的蔚蓝
和性别的照耀
凝结着星光轻灵的飘落
一盏油灯的无眠

尽管，如今走进城市霓虹
让街道变得干净
我知道，你们的户籍
依旧在偏远乡村
是背井离乡的姐妹，我的漂泊的亲人

（选自《诗刊》2013年月11月号上半月刊）

蓝水鸟（外一首）

宁　静

从河的那边，传来几声
清脆的鸟叫
一探头，只见清波之上
立着几只蓝水鸟

太阳还没爬上坡呢
大宁河还没睡醒呢
小小的蓝水鸟
怎么起得这样早
是羞于见人，还是
怕歌声被打扰

也许都知道这个秘密吧
大宁河的黎明静悄悄
鱼儿偷偷藏进了岩缝
水草缓缓地舒展着腰
小船收起了浆，云朵挂在树梢
连高峡都静默无语
聆听着这天籁般的歌谣

只有饮清流而生
声音才会像露水般纯净
只有心灵自由自在

歌声才能如山花般美妙
只有远离了喧嚣
生活才能像江风一样逍遥

哦，长江是一部雄浑的交响曲
你是一首抒情小调
小小的蓝水鸟　可爱的蓝水鸟

香甜的米酒

米酒中浸泡的叫卖声
那样甜蜜诱人
端起青花碗，就着浓浓的乡音
我一饮而尽
仿佛饮下长江的一朵浪花
脸上顿时　飞起滚烫的红云
焦渴的心，变得滋润

朦胧中，山变得远了，水变得长了
我的身子变得那样轻，那样轻
卖酒的大嫂唱起一曲山歌
歌声亦如酒，我细细品味
有几分辛辣，有几分苦涩，还有几分温馨
好酒醉人三天　好歌醉人三年
是谁的手　酿就这世上甘醇
醉倒了无数颗流浪的灵魂

（以上二首选自《诗刊》2013年2月号上半月刊）

在女儿的歌声里

潘红莉

我在水中漫游 四周的阔叶成林
我的呼吸和声音跟着你四散　碰撞精细的瓷
羞涩向前跟踪做扩大的试探
突然的停顿播撒惊慌和质疑

春天 好像事物注定是永恒和明亮
歌声像繁枝叶茂像隔夜的花依然开
只有丢失的狼狈痕迹在歌声的底部
即使被矫正的道路往返
在你看不见的钟摆中
一次次波动往返于旧时的香

温润的 秋草和春天
歌声的花蕊遍布在光阴里　水波的
包容和回旋　在高处的覆盖
你只是再一次打开春天之门
让一个人重新走进来
听花冠在高处的敬意
听黎明之光在大地的升起
在微风中给予的　淡淡的安慰之伤

（选自《诗刊》2013年5月号上半月刊）

梦中青海湖（外一首）

潘永翔

我把那个湖
从我的记忆里翻出来
和眼前的湖一样
碧波荡漾，一片渺茫
像是我的心情，无法比拟

然后我重新把这湖
深藏记忆里
我为它保管湖水
保管船和舵手
保管湖怪
还有一切的秘密

回到平原，时不时地
我把这湖翻出来
偷偷地用这湖水
滋润我的生活
滋润干枯的记忆

也许我要用这湖水
洗去我满身的灰尘
洗去那些污垢
但是我知道

怎样洗也无法洗去
我内心的伤痕

（选自2013年9月17日《中国文化报》）

杂粮饼干

那些像我一样
皮肤粗糙长相难看的
无蔗糖杂粮饼干
摊在案几上
像我的身体
更像我的性格
带有乡土气息
像秋天的田野
高于云高于天

我能感受到高粱的红，谷子的黄
玉米的忠诚，和雨水的勤奋

城市和农村远隔山水
我只能从这杂粮饼干中体会
农村的滋味

（选自《诗林》2013年第1期）

蓝马车

彭惊宇

寥廓人间，天涯漫漫长路
我的蓝马车正行驶在荒远的中途

岁月渐已苍老，辙痕如纵深的木刻版画
如倒仆于西疆黄沙碛野之上的千年胡杨

我的蓝马车，乘坐的新娘已变成了旧娘
为何她一路沉默无语，方巾遮住了华发的容颜

那恢明于世的阳光竟也苍凉如水
倒映我的蓝马车，恍若一架怪异的连体鹰鹫

得得马蹄声，匆匆掠过一张石英钟虚幻的脸
我闻到了汗马一身的咸腥味，浓烈似醇酒

我看见那高头辕马的昂鬃仍持有不倦的热情
我感觉那日渐松散的辐轮仍持有不倦的热情

唱它一嗓子《马车夫之歌》罢。这般无奈的人世
也许真会有山水清音，和路旁猩红野花的歌语

——渐行又渐远。我的蓝马车，我华发早生的新娘

看那苍茫尽头，一片蓝色云霭会轻轻覆盖我们的今生

（选自《绿洲》2013年第2期）

旧船与新水

曲　近

船，静卧于沙滩
像流水走累了的鞋子，脱在岸边
它倒是超乎寻常地淡定，安然
盯着流水盯着时间
将一切收容于空茫

刚开始不太习惯
离水不离岸，成了底线
守着一条河，或一片海
船，才不失为真正的船

日日夜夜，船与水
就这么对望着
互为映照，互为依存
天水一线处，空船不空
它满仓的思想
正被我阅读着，也把我融化着

船旧了，水依然新着
而我于新旧之间
品味着生命的轻与慢

（选自2013年11月29日《亚洲中心时报》）

星　空（外一首）

起　伦

我只能遥远地注视，并屏住自己的呼吸
却从来不敢假借诗歌的名义去接近你的心跳
就像我在南岳的寺庙里，被庄严气氛攫去野性
只留下满心敬畏和默祷。哪敢偷眼细看金水
如何描摹菩萨的眉眼。我是个孤单的人
就像一只离群的蚂蚁，背着仅有的粮食和家
行走在日子与日子的缝隙里。因为你的存在
已让我感到人类的渺小和巨大的孤独。我羡慕
西方的圣哲，能对着你大声喊出道德和自律
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对自己说——
我可以在爱恨交加中毁了自己
却从来不敢伤害别人

沙　漠

一只蚂蚁可以轻松搬动一粒沙子
但它搬不走沙漠里的沙子
时间也搬不动。在沙漠的韧劲面前
时间正渐渐失去耐心
沙漠的一点点悲哀，可以把天空逼得很高

沙漠里的沙子多么悠然

时而仰望星空，时而凝望远方
像思想家的聚会，有太多的深刻
它们把地平线看得发红再转暗
大风一路奔来。在远方
大风把平原所有的石头刮跑了
大风也把沙漠里的一支驼队刮得尸骨无存
但，大风对沙漠里的沙子无能为力

风停了。月上中天
月光是又一场浩瀚大梦的重要参与者
我看见一粒沙子打着哈欠伸伸懒腰
无数粒沙子酣然入梦……

（以上二首选自《文学界》2013年第8期）

那一年的雪

青海湖

那一年的雪，从青海下到兰州
从屋后的山峦经过麦草垛，一直铺到江南

呵，江南，多么遥远！
雪把我们卷进去，孩子啊，我罪孽深重。

还记得我拉着你的手，在傍晚的风雪中狂跑吗
在铁路文化宫拐角，在花园路口，在回家的暮色里

你扶起我，像对待所有信赖的人。而我的形体不在这里
我堕入虚空，深陷在长睫毛投下的阴影中

你不懂，为什么那时候的誓言是誓言，是坚毅的
后来像雪花，在天上那么美，落地就化为泥淖

我自身已不能连根拔出，被冰封在寒冷的十二月
多少渴念能够保存下来，直到你长大，还是新鲜的

那一年你看到的雪，你无意间听到的絮语
其实不是谁在流泪，而是上帝在告诫。

（选自《北京文学》2013年第1期）

你必须

泉　子

你必须一直追随你内心深处那最真实的声音，
直到遥远的天边。
你必须永葆一颗赤子之心，
以避免那无色无声无味的真实
淹没在时代的喧嚣中。
你必须在提笔的那一刻，
放下所有的读者，
包括李白、杜甫，
包括莎士比亚、但丁，
包括曾与你分享过一个时代，
并被你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先知的米沃什。
你还必须忘了你自己，
忘了你曾是一棵树、一朵花、
一根草儿；
忘了你曾是在一棵树、一朵花、
一根草儿的影子中奔波的蚂蚁。

（选自《诗刊》10月号上半月刊）

冷 遇

髯 子

我摁响门铃
她一只眼对准猫眼，从里
向外看，样子
肯定像管窥，更像瞄准

一管之见
我的一只纽扣遮住了我的全貌
她不豁然洞开，楼道里
声控灯无声即灭——
一只灯炮，像一团黑暗
悬垂的苦胆

从她到我
两点直接构成一线，她扣动如簧的锁舌
射出了逼真的一声：砰——
声控灯应声即亮，但我却眼前一黑——
我的双眼，已为我
颠倒了黑白

（选自《西北诗歌》2013年第11期）

峡谷印象

阮文生

一万重苦难，都过来了
刀痕斧迹不及收回

就那样摆着吧，谁也不欠谁
今生和前世都是惊心动魄

光秃秃的石壁赤裸着春天
花的样子，跟着石阶翻卷开来

一步步地往下低
低出的深度，让人看着累

西海大峡谷还在往下潜
松树，把一个又一个山峰托上来

看着巨崖游进天空
我的想象灰灰的，难比碰飞的云彩

飞鸟和深渊，一起俯冲或迂回
秋水和长天，闪去又转回

（选自“黄山阮文生”天涯博客，2013年）

拍　打

三色堇

我忘记了鸟的忠告
被填充起来的快乐，多么安逸
气垫一样，松弛了天空的肋骨

鸟的翅膀，无数次在我的书中落下
我拍打着夜的根部
抑制不住上升的体温化作露水

缓慢摊开的纸张，在秋天
被风越吹越薄，我会轻一点活着
不去惊扰鸟，不去惊扰天空的空

（选自《诗刊》2013年11月号上半月刊）

试探的罪

桑　克

你不是真心的
我略微一试就试出来了

这么做不道德
我的错在先，没道理指责你

你制造了迷雾
迷雾后面又是什么样的山景？

我对自己绝望
怎么可以把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呢？

在你我都活着的时候
糊涂的谈话的愉悦也就是这些吧

故人倘思我
及此平生时

是不是太过自恋了？
在南阳隐居或者耕种又有什么了不得的

窗外全是虚幻
窗内全是虚无

假期就这么消耗了一半
还有另一半由风消费吧

我在一厢情愿而愚蠢的孤独中
播撒甜俗的眼泪

（选自《诗刊》2013年4月号上半月刊）

桃花源记

桑　子

我晚年的梦里，提笔忘字
四壁破败，野鸟入室
最要不得的是晚来凝霜
我嗜酒且读，人如轻薄戏子

最放不下的是你
这辈子我没有让爱像泉水倾巢而出
南来东去，风生水起
我为你撰写传记，光阴在爬窗格子
我三生倾慕的人
许多年前，你未老，我还年轻，梅子正熟
雨点打下来之前
你赠我宽大的芭蕉叶
你说花朵会重回枝头
我说老鼠在堂屋打架

我要飞车快马，再不理会规矩
我要去向不明，轻慢时光
我面前的炭火盆里，煨着去年的红薯
日子同情地打量我
我的衰老，是最刺眼的部分
往年旧人，今生不会再见

他们在说，“他死了——”
这事我没经验
西风不紧不慢，我的灵魂冉冉上升
天空飘下第一朵雪花
我断了呼吸，消了念想
再不能告诉季节、河流，我亲爱的虚弱
这一次我是为爱情出走，不再回来

（选自《山东文学》2013年11月号下半月刊）

海市蜃楼

沙　克

每个人都有海市蜃楼
游行在烟雨、水雾和云霭中
混沌，模糊，晃动
——当气象转为晴朗
视觉清晰，那一切消失成空气

干涸的海床，沙土里露出海螺壳
挖下去，挖到底下
鱼骨头比人还大
挖到多少楼阁亭桥的碎片
——车轿里，灌满黄沙

一根鸥毛飘过山丘
渔民的子孙在山坡上植树
空中从没有海市蜃楼
后人发现
好东西都在地下埋着

海市蜃楼是一份矿藏
位于地下百米
连着升上来的泉水
泉眼的钥匙挂在我腰间

（选自《人民文学》2013年第6期）

冬至书
——给祖父

商　略

向晚天晴，黄金的灰烬
落在盘龙山腰，乡野更低
寂静是一种自我繁殖

这几年，我的记忆
越来越不可靠，一度迷失在
沿途的竹林石阶

就连你的肺气肿
和老慢支，也在去年梦里
不治而愈

你的暗红拐棍，会在春天
发出一枝嫩芽吗？
它多棱，坚硬，权威

是七十岁后的另一条脊柱
你嘴角紧抿
依旧严肃，苛刻

像冬日山野霜积，长草枯伏

我默数你生前教诲

我未尽遵守，也未曾忘却

（选自《诗江南》2013年第5期）

落 花

商 震

我在沙滩凝神伫立
是看看大海怎样淘洗尘埃

海浪一遍遍一层层地向我
推荐桃花

浪涌不止　花样翻新
海的内心平稳安静

浮在表面的浪不是海
开在浪头的花不会香

我捧起一朵浪里桃花
手掌里，花灭水死

我捧起的仅是
逝去的时间

（选自《人民文学》2013年第1期）

愣（外一首）

哨　兵

这几天下班路过武汉大道旁的那条下水管
我总会望着井口发愣。两个管道工
在地底下钻进钻出，好像挖开了一座
宝库。清淤
掏旧衣物，那么卖力
但除了被生活
抛弃的，我没发现奇迹

今天收工前我发现那两个管道工蹲在井口
边收拾家伙，也在望着我发愣。街灯
燃了。我真想横穿过去哀求
那个年纪大点的师傅，收下我
做徒。在武汉
我有一堆心事
却不知道烂在哪里

过秦岭想念老虎

从鄂西经陕南抵达甘肃前我一直都在想念
老虎

雪铁龙C5可以做证：从伏牛山

至麦积山，我常常追逐三个省的绵羊

还有山羊，误认为是我要
苦求的

其实我说不清楚为什么想念
老虎

秦岭千里，似乎藏有从我身体里走丢的那种
大动物

路过老虎沟，忍不住我拐下G30国道线
遥望光秃秃的山脊，啸出那种我想念的声音

世界何其荒谬，老虎的故乡早已没有
老虎

惟有我站在这条变暗的峡谷，对虚无也悲愤
咆哮

而车载GPS一再提醒：我已抵达目的地
甘肃

仿佛我穿过的群山从来就不叫秦岭
我想念的兽王，从来就不曾诞生

（以上二首选自《青年文学》2013年第3期）

脚　步

申　林

我用柔软，写下
内心的踉跄

这些年
柔软这个词已经陌生
我更习惯用铁提防生活
或许　你如草的谦卑
让我想起故乡平原的辽阔
牵着我　鼓瑟而歌　踏歌而行
飞舞的裙裾
把心底的黑都踩出来了

（选自《十月》2013年第4期）

行路难

——和星云大师

树　才

欲去东方
东方是一片大海
除非你化身为风
否则你只能踏浪而行

欲去西方
西方是极乐世界
极乐也就无所谓乐了
从中可以生出悲来

欲去北方
北方正下大雪
白茫茫一片何处是路?
一颗心跳得可有方向?

欲去南方
南方有我的村庄
离开它我就离开了根
一棵树他能逃出水泥地?

欲去欲去
四次念起

不如去了“欲”字
东南西北由你行去

（选自《读诗》2013年第3卷）

加沙地道

沈　苇

我们偷运糖、方便面、药品
衣服、电脑、手机、洗涤剂
水泥、钢筋、燃油、小汽车
石头、子弹、AK—24步枪……
这一切是为了喂养一个词：仇恨

我们从另一个拉法、埃及的拉法
偷运来了新娘、妓女和毒品
年轻人载歌载舞，彻夜欢庆：
“Insa，Insa……那就是生活啊！”

我们偷运一头狮子、一条眼镜蛇
去加沙动物园。半路醒来的狮子
吃掉一个忧郁、瘦小的同伴

地中海剩下三海里肮脏的潮地
那广大、蔚蓝、洒满阳光的部分
我们通过加沙地道偷运……

（选自《华夏地理》2013年第7期）

深夜里，和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一样

沈　鱼

在经卷里稳坐，我也有昆虫的哀愁，流水的落寞
我也有明月的肉身，青草的
舌头，我还会说，我爱
我还会为活着找一个
悲悯的借口

但我终于感到惶恐，风声和鸟鸣穿过我
流水的喧响使我不安，桃花使我发愁
我还要活很久，我还要为爱
承担很久

携带泪水，火焰和松果
我庆幸我还会哭，即使这哭声依旧浅薄
镜子里的人老了，而我还年轻
还会哭着，笑着，爱着
还会难过。
这样多好，我还可以把浮云解释为丝绸，把阴天
解释为坏脾气，把桃花解释为爱慕
和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一样
我还可以在深夜里
无所世事，却
心安理得

（选自《诗歌月刊》2013年第4期）

重读赵一曼示儿诗

石　英

明知已到了最后时刻
仅有的时间应以秒来计算
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心事
只要求留下一封家信
这是特殊的母爱表达方式
对儿子一次性的终生关怀
笔体从容不迫，足见当事人
彼时的神情像出远门那么平静

是在雪天里写的这信
雪封的大地就是整张信纸
信刚写罢，敌寇的枪声就响了
雪上的血滴凝成一行行文字
任狂风劲吹也揭不走
揭不走那对后世的警示和期待

几经辗转，到开春时节
这封信所幸终于到达
不只是烈士的遗孤
许许多多的有心人都读了
他们每个人倾洒的眼泪
都绽成了三月桃花

整个雪地浓缩成的信纸
点点血滴凝成的文字
至今读起来　字字句句
仿佛还透着当年的枪声

（选自2013年11月6日《文艺报》）

我悲伤

施施然

我悲伤，是因为人生之路走了近半才知晓
尽头是死亡。
我悲伤父母离开我，在我懂得反哺之前，懂得将养育爱子
　之爱
分一半给父母之后。我悲伤我生下孩子，迎接他的其实
是一天一天，走向死亡。我悲伤。
我悲伤我纵是极尽诗情画意，也不能阻止粗粝的雾霾进入
　亲人的肺腑
就像错判，冤狱，政治，黑幕，奸杀，强拆空气一般
围绕着众生短暂的一生。我悲伤。

（选自《文学港》2013年第9期）

怒江岸边

双面天使

这是怒江
天上流放下来的水
回荡着洪荒年代诸神的话语
我从远方而来
在江边寻找岁月里丢失的家园
看见我生命中的另一部分
在对岸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
我的心被怒江的波涛卷到了千里之外
所有现世的愤懑与不平在阳光下化为了云烟
怒江岸边，我叛逆的青春从我的脚下流了过去
它不属于我，也灌溉不了我干涸的爱情稻田
江山有大爱，不为美人而折腰
多年以后，在怒江岸边我想起了这句话
现在，太阳正在回家的路上，有一座山在等着它翻跃
我尾随一群牛羊走在江边的危崖上
这条路我在梦里多次走过
这次我留下了足迹
并看见山坡上有炊烟弥散
太阳落山之前与山顶白色的教堂擦肩而过

（选自《诗刊》2013年8月号下半月刊）

颁奖会上的缺席者

松　龄

某人取得了荣誉
但此刻却不在荣誉的现场
他指定替代者
替他受奖、替他接受鲜花
替他致答谢词、与人合影
并接受迎面而来的掌声
仿佛替代者
也获得了相等的荣誉

也许这么多年
我也替一个梦活着
替一个人活着
替一句话活着
替一棵树活着
替一条河流活着
替一片雨水活着
如果我离去
谁替我活着
并一一答谢
过往的生活

（选自《人民文学》2013年第6期）

做一个饱经沧桑的人

宋晓杰

我是一块好钢，捻几颗有用的
钉子，以备不时之需

做一个饱经沧桑的人吧
允许夜晚亮如白昼
允许在人声嘈杂的时候，盹睡
允许爱、恨，并且充分表达
允许过往的岁月是有耐性的长篇
梗概、白描，收拾得干干净净
允许满脸皱纹纵横交错，而目光湛蓝如星
允许率性而为，允许为旁不相干的事
婴儿般哭泣，不知羞愧
……而不需要修辞、前缀、甜言蜜语
我是元文字，仿佛初生！

当我离开，阴云密布，星野低垂
是谁，在深深怀念……

（选自《诗刊》2013年6月号上半月刊）

有一个打工妹

苏北田禾

那个早逝的春天
她一离开家门
月光就碎了

第一年
她挣了一点钱
成了一位农民工的女人

第二年
那个农民工
莫名其妙地死了

第三年
一个爱她的男人和另一个男人决斗
双亡

第四年
她用木板和野草搭个庙
当了尼姑

（选自《天涯风》2013年第2期）

六盘山上的联想

隋　军

伫立在六盘山上
耳畔似有铁流向北的轰鸣……

那是盘古以来六盘山最美丽的时节
天空高远晴朗　大雁南飞
山上迎来一面面陌生的红旗
红军欣然登上山顶
眺望远方　指点江山　心潮起伏

山上山下涌动的队伍
改变了山的颜色　山高了
万山瞩目　敬仰着六盘山
时间在此作了短暂的停留

六盘山喜逢这支队伍
是偶然的吗
在百年魔怪的寒夜里
它们从哪里走来
……
六盘山怀念那些远去的人群
凝望着脚下拓展的
条条道路……

（选自2013年9月6日《劳动午报》）

相信孩子，他们离上帝最近

孙　萌

我必须穿过重重沙漠，穿过大桥
来到这里——昔日的你美好依旧
地图太小，世界太大
我已经习惯用手握住你的变与不变
你睡在我的词典里，我用骆驼草把你弄醒

我们默默地生长，像冬天越积越厚的雪
尽管有的人不相信，但雪人是我们的证人
我们相信孩子，因为他们离上帝最近

我们融化时，太阳是我们的证人

（选自《大昆仑》2013年春季卷）

我发现（外一首）

唐　诗

我发现，椅子被移到了青山面前
空阔地独立。我发现
落日正对着椅子。快速地下降
放佛有什么伟大
在悄悄地坠落。我发现
当落日落在椅子上时，“哐啷”一声
圆圆地，稳稳地，坐着
我发现，椅子闪着光芒，椅子剧烈地摇晃
狠狠地战栗。我发现
落日在椅子上没有坐得太久
就滚下椅子
滚到更低的下面去了。我发现，椅子苍茫
轮廓，渐渐不见了
我发现，椅子依然摆在我想象的地方
不知道，还在等待着什么

我的记忆放错了地方

常常，我的记忆放错了地方
我把一树桃花放到了
悬崖上，我把翠绿的鸟声放到漆黑的夜里
我把纯洁的百合花放到了

不干净的瓶中，我把
蛇的骚动放进了平静的湖水，我把
爱人似的鱼放到了干旱的石滩
我把饱满的月亮放到了床上，我把高悬的云朵
放到了低矮的刺前，我把
梅的暗香放到了
那个遥远的人的诗边，我把唐朝放到了
2012年的春天，我把故乡放到了
火热的唇边……总之
就像指引幸福的手拨弄了方向
就像露珠在我头脑中
一阵乱转，然后
泼洒出来，在地面，如同痛苦的泪水滚动……

（选自《诗刊》2013年8月号上半月刊）

盲　点

唐德亮

他怀疑这一切都是幻觉

自被老板王扒皮打成脑震荡
他的头颅总是恍惚着
世界是灰色的，楼宇是倾斜的，树木是颠倒的
耳朵安装了无数台发动机
老板的心是一个黑洞
且长出了狼的獠牙
劳动局长、工会主席仿佛都成了
王扒皮的亲家
法院嫌贫爱富，将他踢出大门
公安局长说你再破坏招商引资
就让你尝尝监狱的滋味

一阵风将他弹到水泥墙上
水泥墙又将他弹回风中
旋转　再旋转
直至转成一个模糊的盲点

（选自《南方诗歌》2013年第2期）

深海植物

谈雅丽

那些海底的植物，永远都得不到阳光的照耀
只有深水鱼、水母和海蛰，滑溜溜掠过它们
黑暗的心脏。但有时命运会安排一只电鳗
那神奇的光瞬间照亮
一大片海水

一大片明亮的海水啊，仿佛你经过漫长的
沉闷后，给予我——
犹豫地一抱

（选自《诗林》2013年第5期）

无　题

天　界

一个对钟爱事物狂妄的人
是无知的
一个人有所钟爱
可以穷尽毕生，但不可
虚妄、自大、藐视甚至
目空一切

大海最先遗弃的
必定是轻浮的泡沫
天水洗过，时间沉淀下来的
是沧桑，是大理石般不可磨灭的纹理

一个人，更不可对钟爱的人粗野
除此，庸俗尘事
无非一个玩字

（选自《中国诗歌》2013年第7辑）

采蘑菇

田　斌

美的东西总是有毒
像一朵蘑菇，我总经不住
它的诱惑

我总贪恋事物表面的美
误食的经历，差点
要了我的命

我已中毒太深
血液里的毒素
根本就无法清除

像一段刻骨铭心的爱
亲爱的，我沾染了你的青春
就背负了一生的债

（选自《安徽文学》2013年第4期）

芒　果

田　湘

芒果的季节
阳光吐出蜜
覆盖青春的伤口

树枝太轻
承载不了她的忧愁
也挂不住我的思念
爱情在芒果树旁停了一秒

一张青涩的脸
一颗半熟的心
芒果呆呆傻傻地望着天空
天真地等待那个不爱她的人

风一再地要吹熟芒果的脸
与她玩爱的游戏
却从未走进她的内心

真诚的是芒果
虚无的也是芒果
那些摘芒果的人
从未爱过她

命运写在芒果的脸上
她为幻想中的甜蜜
疼痛一生

芒果终将会离开枝头
像一颗包含深情的眼泪
落地时把自己粉碎

（选自《诗歌月刊》2013年12月号）

石　榴

屠　岸

两三个词语从帘缝中飞走，
一连串音符向窗棂隐遁；
石榴树高擎着三只石榴：
诗句缠绕着思想的钢盾。

柿子从树顶跌落进泥池，
已经被雀鸟啄食成空囊；
树上的石榴只剩下两只：
诗韵追逐着心海的狂浪。

玉兰和桃树都成了秃枝；
一只石榴在冷风中摇曳，
它似乎永不坠落，在窥伺：
警句跃出诗童的太阳穴。

冷月从高空俯视着废址：
石榴爆出一万颗红宝石。

（选自《诗刊》2013年7月号上半月刊）

大风和小风

王立春

大风能做大事情
小风却不能

大风能在山顶上
推着大风车　发电
让山上山下都亮起来
还能在海上
鼓满帆
带着轮船周游世界

小风得使足劲
才能转动小风车
被小风吹的小风车
都不愿意转
小风爬不上旗杆
不能展开旗子
小风没力气去院里
帮水稻吹壳
小风　小到了捡地上的纸片
都得又追又扑好几次

大风太大了
大到了能把秋天吹走

把冬天吹回来
小风太小了
小到了连春天的清爽都留不住
连夏天的炎热都赶不走

大风把黑发吹得神采飞扬的时候
小风只能把一根白发轻轻掖到耳后

当然　大风小风都有
犯错误的时候　只是
大风犯大错误
小风犯小错误

（选自《少年文艺》2013年第6期）

在采摘园

王明远

我们跟着一位大姐
进入了湿地旁的采摘园
她告诉我和朋友们
怎样采摘水果蔬菜

朋友们开始采摘辣椒、茄子、西红柿
和树上的红苹果，与此同时
他们也采摘着快乐和宁静
他们还采摘着安全和健康

而我则张开双臂
面朝蓝天白云，微闭双目
我慢慢地感觉到了
我在采摘着喧嚣以外，轮回以外……

（选自王明远新浪博客，2013年）

山岭下

王　琪

没有两座高低相等的山峰
却有同一走向的河流
我在毛藏捡拾的那枚叶片
与从故乡枝头落下的
有着惊人的相似

马匹散步，草场青青
这白云下面的故乡
一打开，就有神秘的光晕
笼罩着河西一角
让我安静且安眠

千仞峰有多高
它是不是孤立的象征
是不是鹰翅
从高原，一次次苍茫掠过
伫立大地中央的人
有着绝望的幸福

什么样的力量
让沙尘在翻越乌鞘岭时
减缓了风速

清辉遍洒天边
一列火车穿越黑夜
它只知道，无边的辽阔
可以从一个人的内心
轰隆隆驶过

（选自《诗林》2013年第3期）

信　息

王宝存

二叔走了
二叔是在城里盖楼时
从脚手架上掉下来后
匆匆走的
他走时一句话也没说
人们在给他换装时
意外发现二叔的口袋里
有一张他儿子的照片
虽然有点皱褶
但照片上的儿子依然风光
另外，二叔的手机里
还保存着一条信息
正是这条信息
让全村人泪流不止——
“爸爸，我生活费又没了
你赶紧给我寄来？”

（选自王宝存新浪博客，2013年）

访杜依诺城堡

王家新

似乎当年诗人发出的呼喊
仍悬在这半山腰上
没有回应

没有骤起的狂风
天使也不会突然
向我们袭来

游客们在古堡里上上下下
无人能够进入那样的存在

诗，是一种气候
是一阵风暴
来把我们摇撼
为了它那
灾难般的果实

而现在
我们只是在享受
它那风光宜人的九月！

（选自《诗建设》第9期，作家出版社2013年5月）

对天地之心的耳语（外一首）

王久辛

生活在安静中，最好。
在那里瞑想。像孩子那样。

或者像树，安静，祥和。
而且，也不怕风雨。

当然，还可以像草丛里的虫子，
专注于自己眼前的一切。

也许我老了，不再对外在的繁华
与热闹充满兴趣。

我开始悲伤，开始对人生最简单的生活
产生了向往。

我变得既麻木又敏感，
既细腻又粗犷。

我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人和事，
我放弃了辩解与表白。

这不是因为我坚强，
而是因为我脆弱。

我已经对比死亡更可怕的歪曲与误解，
失去了反抗的力量。

因为我发现，连我亲爱的妈妈，
她爱我爱得天塌地陷。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可她仍然看不懂
她的儿子。

那我对谁还能抱以信任呢？
那我对谁还能抱以幻想呢？

我不愿说，我对生活充满了失望。
因为我有很多好兄弟好姐妹；

我不愿承认，我对世界产生了怀疑。
因为我还坚信公平正义就在我的努力中。

因此，我请上帝原谅我，
让我把我所能做好的事情做好吧？

其它的，交给未来吧。我已经很累很累了。
别再为难我。衷心感谢。

（选自诗集《初恋杜鹃》，作家出版社，2013年）

隐忍之光——献给曼德拉

那幽暗，不，
那阴暗之潮比之漆黑的夜，
我是说：没有一丝一星光波的
墨色的潮水，吞噬了他。
他在庞大有如穹窿的黑暗中，
忍受海潮般的疼痛。

没有任何一块监墙的砖，可以分担；
也没有任何一缕风，可以吹散。
他的疼与痛。
他的被囚禁的自由，
他的被埋没的精神。
即使他来到了阳光下，
站到了山之巅，他的疼与痛
也依然被他埋没在心底，
那深深的渊薮之下
——他决不让它们出来。决不！
他让那疼变成煤，
他令那痛变成油。
他用世界上最美丽的少女的愿望，
来点燃人类之爱。
他仿佛在说：
自由是爱的翅膀，
我要用疼痛的飓风，
助她们翱翔……

他永远没有仇恨，

他永远拒绝抱怨。
他用克制，用爱，
将一己之疼痛彻底埋葬，
而将自由之上的爱，
刻在了人类灵魂的骨头上。

（选自2013年12月12日《四川日报》）

从冬天赶回来的人

王顺彬

从冬天赶回来的人并不一身冰雪
他内心的红，依然像火
像红梅。那不是太阳留下的遗址
也不是杜鹃开败的灰烬
那里保存着一座红炉，流出的是朝霞的铁水
那里有一位烈焰中诞生的人
在挥锤把冬天锤薄
锤扁，锤暖。那里布满飞鸟的叫声
那里有着万紫千红的萌芽
那里啊那里
那里让从冬天赶回来的人，遇上了春天
如同遇上最美的爱人

（选自《诗刊》2013年2月号上半月刊）

腊　月

王小萍

不用张开眼睛
就知道你是腊月
你冷，香，深藏不露
你的笑只有梅花看得到
你的身影只有风看得到

我藏身在你的大雪深处
正在学习安静
那杨树上飞起又落下的喜鹊
是你特意安排的响动
——你怕我找不到你　呵呵

腊月出生的人是有福的
从不害怕黑暗和寒冷
腊梅的花蕊里有微小的光亮
每一个俯身吻她的人都能看得到
然后把火焰保存在心中

此刻，我身陷腊月安静的大雪
听到大地砰砰的心声

（选自2013年1月25日《河南日报》）

井

王兴程

它储藏过正午的太阳　夜晚的月光
地面上的风动　树影
还有遥远的天空
它安抚过一条河的呜咽
稀释过一个人的泪水和多年的悲伤

它用一张黑白的底片　保存了一个人
早年的影子　它的内心有一个人
无法淘尽的苦水

几十年了　它送走了那么多的离开
总有一些人　再也没有回来
他们将身上的井都留在了外乡

这么多年　我遗忘了一口井
甚至还遗忘了一根井绳
和它系着的吊桶

其实不是我遗忘　是我不敢去想
那个多年一直悬着的命运

在喀拉达拉　一个下午的时分

我在井台上坐着　看着几根蒿草
在井沿边不停地摇晃

（选自《星星》2013年第10期）

智者的声音

王向峰

一个声音在云中说：
只有乌有之乡　才是
唯一值得居住的
谢谢他　有这话
再多的苦　也该担着
世间：
还有多少荒诞　没有经过
还有多少爱　终是迷惑
还有多少争斗　算是值得
还有多少泪水　不是白白流过

我也想回他的话：
心乡
才是唯一值得居住的

（选自《天津诗人》2013年夏之卷）

一边活着，一边死去

王学海

我一边活着，一边死去
像树叶和树梢
树叶张牙舞爪的时候
断梢就结束了我一段生命

我依旧鲜活，那树叶
已经枯黄落在地下
而我，新的嫩枝开始抽芽
越过了童年和少年的朦懂

撞上坚硬岩壁的时候，我又枯去了死根
这时，海洋一般的树叶开始称王
而我只是岩缝里一枚苔藓
伏在山阴的凹坑

凝望树叶的天荫，突然
一阵秋风就卷走了
所有的叶，苍老的我
用新枝去触摸升起的太阳

（选自《山花》2013年第3期B版）

照壁怀古

汪春茂

你惊讶的这条河流　我同样惊讶
它孕育的名流势必会千古
就像现在，我正用眼神扫描着的照壁
照壁上的辉煌　已是风生水起

我想用尽全身的力气
喊出照壁上的名字
喊出内心深处隐藏很深的
牌坊　这些在阳光下灿烂的名字
依次照亮我额前的前程

在徽州，一些名字被水冲走，已无讯息
一些名字沉入石头，成了中流砥柱
如果仔细地聆听每一个名字的倾诉
再贴近每一片石头，你会感受到
胸中的马群，正肆意地奔腾

（选自《黄山诗学》2013年第1期创刊号）

比永远多一秒（外一首）

汪剑钊

一片啼啭的云飘过，
遮住摩天大楼的避雷针，
而我，把你肉感的短消息握在掌心，
仿佛怀抱一个盛大的节日。

我随手整理了一下身上的红毛衣，
超现实地联想到艾吕雅，
自由之手曾经疯狂地建造爱情的水晶屋。
一项必须两个人完成的事业：

生活，赶在终点站消失之前，
我无可救药地爱你，
那是情感专列对于时间钢轨的迷恋，
永远爱你，永远……

哦，不，比永远还要多出一秒！

子午线上的雪或者冰

雪是流动的冰，
测量一座城市的高度与一个人的深度。

红色与黑色的方块
在雪地上被种植，
仿佛玻璃在林中空地反映自身。

无人陪伴的白桦林响起
麻雀啁啾的回声，
在白银针叶林的尽头划出一道弧线……

蓝色钻石从袖筒
伸出一万只光的手指，
抚摩美最初的定义——
搭建空中或并非空中的楼阁。

给世界一个规矩，
方圆就是艺术的村庄，
薄膜缠绕的梨树沮丧地耷拉着
受伤的树枝。

十二月，被冬天焚烧过的
五株姐妹草在飞翔，
而我，对着一粒尘埃
兀自执拗地追问雪与冰的来历……

（以上二首选自《西部》2013年第9期）

子弹头

渭　水

直逼生命的杀手
一粒粒，铅凝的花生米
瞬间发威，洞穿何方
令脑门后发僵发冷
让心脏滴血，让灵魂出窍

昨夜，我们于梦中不期遭遇
黎明醒来，惊恐未了

我的大弟
早年曾在枪决现场执行公务
我向他打听过当时的感觉
他木然说，这种事不要再提

明媚的阳光下
一辆新款子弹头车
擦身呼啸而过
我消沉堕落的欲望
瞬间被碾得粉碎

（选自渭水新浪博客，2013年）

青岛海滩送别

温　古

随着喧腾、啸叫而冷却下来的
并不仅仅是夏夜的海滩

当礁石将头埋进
深深的水里，我知道
一座天空强忍住了溢出的泪

远去的船，能将海的胸口
生硬地犁开，我知道
夜晚裂开的伤口
不能像浪一样很快地弥合

抹去吧！那些反复写在沙上的诗

不要老在月下，回想
那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浪
回想，那些激情的
粗重的喘息，仿佛一只
笨重的海豚，爬上沙岸
退下去的潮，血液一样冷却了

（选自《草原》2013年第1期）

走远方

午　声

背包里是一个甲子的梦想
梦在哪里，迈动的脚步就去向哪里

戈壁，绿洲，大漠，金黄色闪耀的力量
温柔的挽留，不及遥望的目光

看看背影吧，蹒跚写着坚定
前行的人走过，后来者紧紧跟上

风沙湮灭了足迹，路在信仰里
延长，宽广，一如千年胡杨的成长

（选自中国作家网2013年10月15日）

请允许

吴 兵

要写出自己生活的样子
无异于要数清自己的头发
试图过，但最终放弃
现在请允许我写下
阳光照落的斑点
那些我喜欢的树影
经过喉咙时留下了清凉
每一片叶子都拥有我的热爱
如果拥有这么多的孩子
我一定会变得更加善良
一定会像毛茸茸的叶芽一样可爱
曾经的假设让我心满意足
哪怕一夜老去，也不会有半点慌张

（选自《扬子江诗刊》2013年第1期）

芭　蕉

吴元成

雨打芭蕉。打开龙泉湖
打击旅行者。打动
夜色中的农夫庄园

你宽大的衣袖
遮蔽醉意和含混不清的呢喃
雨，一滴又一滴
没见到花开，也没见到
类香蕉之果。只见到你

和
雨打芭蕉

（选自《自然文学》2013年8月）

在雪花飘落的夜晚，默默地……

武　稚

在雪花飘落的夜晚
让我把死去的朋友　默默地珍念
冰层冻土　隐忍饱经忧患
没有灵魂的躯体像根木头
你介不介意　一场大雪再次将你埋葬

在雪花飘落的夜晚
让我把尚存的朋友　默默地珍念
世界啊　总是越来越老
朋友却是越来越走进心田
今夜雪野如此辽阔　他们却陈旧　温暖又羁绊

在雪花飘落的夜晚
让我把树木　默默地珍念
夏天里　幸福的头颅太沉重
而现在　它们顶着一方天空
晃动的身子　没有声息　布满悬念

在雪花飘落的夜晚
让我把小径　默默地珍念
我不知道小径携着雪花去了哪里
我只知道　小径是个医生
治好了我的失忆与失恋

在雪花飘落的夜晚
谁把我　默默地珍念
在低头与抬头间　花已开了数万重遍
持续让深与静　将自己掩埋
妆容潦草　容颜尽失是今夜我对雪花的感觉

（选自《诗歌月刊》2013年第7期）

但什么力量使树木不再生长

西　川

看见了使树木生长的力量，
但什么力量使树木不再生长？
感到了为空气加温的力量，
但什么力量能阻止温度继续升高？
听见了使喜鹊唱响的力量，
但什么力量能使喜鹊沉默，在一瞬间？
北方的水渠干涸了。
南方的洪水淹到了屋顶。
使人类生长的力量中　是否包含着
使人类不生长的力量？
是什么力量只扮演叫“停”的角色？
如果砖头在生长，像个流氓，
那么钢筋一定也在生长，像个家长。
高度，好的。晕眩，好的。那么，
砖头的欲望会否被家长的年迈所消解？
我停下脚步，歇一会儿——
风景是给无所事事的人准备的——
万物皆备与我，我也把自己备与万物
我也与万物同悲且同乐
而我身边的人们还在大步行进。
喜鹊冲在他们的前面。

他们走在海边停下，大海继续前行。
什么力量可以让大海停下？

（选自《够一梦》，西川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

灵　魂

西　娃

为了让我的肉体
能在这块土地上站直
我把大多数时光用于生计

灵魂像影子
斜斜地躺在地面上，与脚一样高低
我的身子拖着它
它擦着地面，流出的血，没有颜色

很多时候，灵魂
像没有光照的影子
我并不知道它在哪里

只有夜晚，我们躺在一起
如一张床上的老夫妻
在两床被子里

（选自《延河》2013年第3期下半月刊）

小镇丁香

夏　雨

人们在小镇生活，一簇丁香
在山坡上生长，它和春天的约会
那么芬芳

丁香发芽了，风也发芽了
丁香开花了，风也开花了
开出一瓣儿，生活就打开了一个方向
再开出一瓣儿，又打开另一个方向

忽闪忽闪地，丁香一口气开出五瓣儿
像是生活，被从五个方向来的
同一种爱，团团抱住……

这时的小镇，紧拽着春天的衣角儿
不敢动一下——
一个声音
快要喊出来了

（选自《诗刊》2013年5月号下半月刊）

与仓央嘉措有关的情诗

——两个人的童话

潇　潇

一、栖　隐

来世，一定要早些遇见
在错过之前
你一定要选择有竹子柳树与湖水的地方
等候我
或者经过江南的古镇
像静物一样栖隐于
某一口古井与茶花的深处
那样，你就不会被别人领走了

当月亮挂在树梢的时候
你搬一把藤椅，为我梳头
用米兰和玉兰的香气
爱我
然后，你的手指和嘴唇
所到我的皮肤之处
景色落下来

你让我住进你词语的厢房
活在一首离你心脏最近的诗中
呼吸你的氧气

两个人的童话
——超现实的美
危险而揪心

如一块江南的石头上
被岁月镂刻下的残文
——“棲隐”
像谜
被后人猜测
抽象了时间的孤独

二、距　离

你把距离丢进时间的流水
那一刻起
童话就在一株艾草上
落魄
成了两个人的咒语

先前的一念之差
误以为是海阔天空
我从繁华的梦境
走到了绝路
回过头来，岸在哪里

酒后，那些纸上的承诺
只能使梦深情浅
我落叶纷飞的心事
被你用石沉大海推脱

用修辞——省略

短期内，一些误伤
像雪地上的樱桃
显得辉煌，目空一切
我把自己弃置于全球化的荒野
努力做一个不幸的诗人

然后，在万里浮云之上
令每一个词语放弃抵抗
仔细推敲，每一个句子，每一句话
背靠你，都过于寒冷
夏天路过我的窗户结满了薄冰
你在一首诗中牙痛，被误解

世上最隐痛的
缘于两颗心的距离
远处，掠过佳肴柔滑的美味
那是你精心为别人做的
此时
天与地，我与你

（选自《诗林》2013年第1期）

眼角融化的雪片

谢建平

我一眨眼就压化了黄昏
进入一段微暗的路 梦中的雪花
是孤独的 在我的眼角升温后
开始沿着灵魂来时的轨迹
朝尘世走去

我的第一感觉是它上路了
在我脸颊偏左的皱纹上 温顺地
一丝光 穿越了整个北冰洋的边缘一样
留意着冷漠，也留意着
被雪盖着的无法回答的命运

我梦到天上的时间在融化
那因失重而轻生的雪花 在这时
应该是梦里的负担
生活有时候是以雪融化的方式来解释欲望的
一滴雪水足够消磨一场迟钝的梦

（选自《大风诗歌》2013年冬之卷）

要　是（外一首）

徐必常

要是我是鸟儿，我肯定不选择飞
我会安下心来产我的卵
如果你没有品尝过爱情
就先把产下的卵孵出小鸟来

要是偏要我飞翔，我肯定选择北方
南方被孔雀占了，她太张扬，可我不愿
我只是一只小小的益鸟
我听说北方有一座森林，那里害虫成灾
我做不了大事情，只能张张嘴
我张一张嘴，至少有一个害虫送命

要是你们把我的巢安在高枝上，我可不愿
我属于荆棘，长在刺蓬中
我的胸口贴着大地是多么舒坦呵
就像把头枕在妈妈的怀里
那可是可以相依一生的幸福

（选自《草原》2013年第5期）

致儿子

生活长一副好牙齿
但它还是吃软的
不是它欺软怕硬
是这世界上软骨头太多
根本顾不上硬的
时间长了
它就养成了这毛病

你的牙齿不错
生活给我们硬骨头
不要怕，儿子
这些硬骨头
一但和你交上了朋友
你的骨头又硬上七分

就让我们从生活那里
第一步学习语言
第二步学习数数
第三步学习事物的规律
第四步学习做人的准则
学到第五步时
生活就被我们学光了

而我们就学富五车
这五车的学识我们都用好它
用它来营造好日子
儿子，我们先从家做起

把日子的火烧旺
然后对周围的世界
一步一步形成
燎原之势

（选自《民族文学》2013年第8期）

理　想（外一首）

徐柏坚

水滋润我们
而我们并不知道水与万物不争
山谷中的野花
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美丽

大海永不停息的波涛
有谁知道它深处的宁静
我变得沉默
被世俗涂抹成肮脏的纸

我梦见自己重新变成白纸
又梦见白纸变成了树木

天上的孩子们

午夜,我站在庭院的正中央
望见天上的孩子们
我多次和别人说过
我已不会写诗了
后院的葡萄架，依然那么高大
旁边是清凉而旋转的木马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抵达童年

树叶从高处飘落
每个落叶都有不同的结局
你骑着蟋蟀,驾着南瓜而来
用碧绿的荷叶当翅膀
在秋天的夜晚
为什么总是听见天上
有孩子们的歌声
我寻找着它们
在天上的倒影和寂静。

（以上二首选自《鸭绿江》2013年第12期上半月刊）

青海湖

徐书遐

神踩最蓝的那滴水，
踩哑的盐
过来。
我贴近青海湖的水，
贴近岸边的沙、石子时，
神贴近我的额、胸……
草里的蓝花开在我的身上。

我匍匐下去，沙上惊慌的影子，
我默祷，内心的水起伏。
我在油菜花，石头的山
牧场，羊群中间；
在牧人和他们的孩子中间。
我是大地的女人， 裸着爱。

高原缓缓升上去，
太阳更低地垂下来。
灼热里，灌满我的水罐，
寒冷中，纺织羊毛，
牦牛驮来青海湖那边的声音。
神，我不时地看看你，看看你。

（选自《绿风》2013年第6期）

清晨，一位坐在石头上的老人

徐小华

光线尚没打开，连鸟鸣和雾水
都在睡梦和回忆里徘徊
公园里，树木、桥梁和河流
因为黑暗变得隐约和形迹可疑
老人坐在巨大的石块之上
他不理会风的轻诺，疏忽着河塘
深处偶发的惊响。他一动不动
多像搁在岁月楼台上的一尊铁钟
坚持不动声色，又透露出
时光远走的秘密
谁也不清楚他是黑夜的守望者，还是
黎明的召集人
他没有因此说出“光线是一生的高度”
但这位坐在石头上的老人
因为静止、沉默和光线的含混不清
显然成为石头
不曾刻意保留的部份

（选自《中国诗歌》2013年9月号）

性别比失衡会议

徐永春

我们总是关注那些符号散发的气味
自从我把它放在地上，它们像
一群幼儿园的孩子，争着
往我口袋里跳，它们不是

用来称呼的词语。而生养它们的子宫
羞于提及的伤害，是夜幕难于启齿的隐私
一旦我把西瓜切开，从里面
就会有很多黑色的籽走出来。而那位

女邻居昨天又进了妇产科，一股来苏水
的味道与百合花的气息混为一谈
当她在床上看见水下的诱饵时，她放下了
汤匙，她要为第一责任种下自己

那个电工每晚揪着妻子的头发
他迷恋腿间奏响的音乐，挂在
烟草味的天空，像青蛙在田里
召开的秘密会议，而此时

一位母亲，站在收割的稻田里
像沉甸甸的稻穗，在金色的光线里

她走路的样子很轻、生动，只是
她肚子里，已经没有孩子

（选自《星星诗刊》2013年第1期）

雨　水

雪丰谷

雨水其实很讲究
并非你眼珠子里所看到的
那么肤浅

披一件透明的风衣
雨水的内心
比人们预料的还爱干净

自打甩掉了乌云
甩掉了身世里过于沉重的包袱
雨水开始换个活法

坏天气，未必胎生坏脾气
快马加鞭也算是一次线性突破
飞奔的豪放与洒脱

既然选择了冲锋陷阵
又何惧粉身碎骨
悲壮的雨水其实很刚烈

面对着万里江山

一向率性倾盆的雨水
偶尔也玩一把夹叙夹议

（选自2013年11月14日《文学报》）

刺　猬

亚　楠

深居简出，或者把自己深埋在虚空里
等待漫长的夏夜从遗忘中醒来。
曾经我也喜欢寂静，喜欢
同一种声音发出不同的色彩。

那是生命的光谱，呈现豁达的
情怀。而我只是看见了
太阳缓慢升起，晨曦在树巅上歌唱
让我的呼吸变得柔软。并且，

我已经开始下降，像一只鸟
也开始回到出发的地方。
而图开沙漠唤醒了我，以及刺猬
用羞涩的眼揣摩这个世界。

当然，我也会记住这个季节，
记住那些曾经遗落的悲悯和惶惑。

（选自《花城》2013年第6期）

地道战（外一首）

阎　安

我一直想修一条地道　一条让对手
和世界全部的对立面　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的地道　它决不是
要像鼹鼠那样　一有风吹草动
就非常迅疾地藏起自己的胆小
不是要像蚯蚓那样
嫌这世上的的黑暗还不够狠
还要钻入地里去寻找更深的黑暗
然后入住其中　也不要像在秦岭山中
那些穿破神的肚子的地道一样
被黑洞洞的羞愧折磨着　空落落地等待报应

我一直想修的那条地道　在我心里
已设计多年
它在所有方位的尽头
它在没有地址的地址上
但它并不抽象　反而十分具体
比如它就在那么一座悬崖上　空闲的时候
有一种闻所未闻的鸟就会飞来
住上一段时间 乘机也可以生儿育女
如果它是在某个峡谷里　那些消失在
传说中的野兽就会回来　出入其中
离去时不留下任何可供遵循的踪印

比如一个人要是有幸住在那里
只能用蜡烛照明　用植物的香气呼吸
手机信号会自动隐没
比如只有我一个人　才谙熟通向那地道的路
那些盯梢我的人　关键的时候被我一一甩掉
他们会突然停下来　在十字路口
像盲人一样　左顾右盼
不知所措

我一直在修造着这样一条地道　或许
临到终了它也派不上什么用场
也许有那么一天　其实是无缘无故地
我只是想玩玩自己和自己
捉迷藏的游戏　于是去了那里
把自己藏起来

飞机在绝望的蓝中飞着

上面是蓝
下面也是蓝
在无限的仿佛连方向都不存在的蓝中
飞机好像很慢地飞着
这无声无息的无限之蓝
它几乎控制了飞行的颤抖
使其只是微微战栗
使白晃晃的阳光透着某种生硬的冰凉
飞机在这几乎有些绝望的蓝中飞着

就好像她是在飞越
一场快要接近灭绝的虚无

（以上二首选自《陕西诗歌》2013年第3期）

另一场迷雾

雁　飞

雾，大雾。这白天的迷夜
多像一个弥天大谎
是不是形象原本就是虚幻的
可以忽略，惟有声音真实

在雾里，被雾蒙蔽
如在时间里，被时间麻痹
保持清醒何其困难
时间，是不是另一场迷雾

（选自2013年3月22日《中国税务报》）

失手散落的芦花

严　薇

暮晚，一片一片
让人想起柴火，想起炊烟
风一吹，此起彼伏
散落在村庄的人家，点亮了灯火

风是一支画笔
左一笔，右一笔
就在山间描画出
一片浓淡相宜的风景

芦花，散落在风中的芦花
像失手散落的时光

陷身于时光深处里的芦花
贴地而走
一夜之间，白了头发
执手，掌心里捂着的时光
多么温暖

（选自《芙蓉》2013年第4期）

站在岔道口的父亲

姚江平

很多面孔从父亲的眼前，一闪而过
很多小方格窗口，从父亲的眼前一闪而过
很多面孔，父亲一个都记不住
很多小方格窗口里面的情景，父亲都没看清

但这并不影响父亲满脸笑容
把一列轰然行进的火车
从头看到尾

乘坐火车的人们啊
我那小个子父亲，和那些
迎面扑来又飞速倒向后面的地名、景物一样
淹没在列车的“咣当咣当”里

（选自《诗刊》2013年10月号上半月刊）

桃花辞

杨　光

临近黄昏，对面山上的桃花黯淡下来。
暮色渐次隆重。

我吟诵起罗伯特.弗罗斯特的墓志铭：
我和这个世界有过情人般的争吵……

（选自《中国诗歌》2013年第3辑）

漱玉泉

杨　健

自宋朝流淌至今的，是泉
也是女词人清清冽冽的文辞

伫立泉边，把思绪放飞
伴忧伤一阵，甜美一阵

泉水流淌，形如跳珠，声如弹琴
大珠小珠飞溅，持续地敲打

我的心，深深地，走进
李清照那只惊起一滩鸥鹭的小舟里

（选自杨健博客，2013年7月）

果 园

杨 林

秋天是圆满的，像月亮将花开在泪水里
把果子挂在空中

与你相遇，母亲
我们从生活的谷底爬上枝头
你摘下我的孤独，我摘下你的寂寞

旧事被一再提起，却省略了忧伤
以及我离开后，那些被蝗虫噬咬的
日子

（选自《特区文学》2013年第6期）

拯救生活

杨炳麟

一只流浪的宠物狗追赶过来
跟随面前经过的任何路人
它用生存下去的激情和渴望
实现自救，要找到新的主人
一起拯救生活，活下去

一个幼小心灵，从阴影开始
从第一碗粥，第一份家庭支出小票
开始，收割，耕耘，越冬，过年，等春天
强忍骨肉失去的伤痛

说出自己的需要和感受
给自己一些时间：与生活互动
将倾斜的世界重新平衡
先把眼前的日子过起来
把失去的和得到的物质
稔熟地记录备查

从一顶最小的帐篷开始
按入世的哲学，找地方丢弃垃圾
谈隐蔽的性、私密的空间
谈帐篷婚礼，生育与再生育

食物和水，担架、药剂
消毒液，憋闷不畅的空气
棘手的事逐一化解，包括心结
让恐惧由攥紧的拳头里展开、消失
空着双手重整山河

当碗跟牙齿重新磕碰
抚平创伤的钟声续弦于下午两点钟
持续不断，像清晨的童声回荡
呼唤父亲和母亲的姓名

（选自《诗林》2013年第4期）

范云山的犯罪事实

杨洪昌

卡片上
范云山的犯罪事实很简单
只说　该犯于1983年3月4日
伙同其姐其母　用铁锤
将被害人砸死
但档案里记着的比这要多
我把它收集了一下
范云山原在陆良县武装部工作
他大姐范云岚是县医院的护士
她是县城人公认的一枝花
被害人叫苏勇
是县城里公然的苏阔少
他俩拜天拜地的那天
把个县城拜得非常骚动
只是苏阔少在洞房里没呆多少日子
范云岚就倒提好几条黄瓜
把他给退了
苏勇还是时常回来
就像回他亲妈家的家
或者取点零花的
或者把范云岚拖到里间
他对范云岚又干下什么
没有人看见

他提起裤子出来的时候
范云岚哭了没有
也没有人听见
时间长了　范云岚的眼眶
早已经是干巴巴的
在卡片上记下的那一天
苏阔少又回家来了
他照例地取点零花的
照例地把范云岚拖进里间
范云山就闯了进去
他就抱住苏阔少还挂着牛仔裤的腿
范云岚就在苏阔少的身子底下
搂他的脖子
范云山的小脚母亲就用敲煤块的榔头
嘭嘭嘭地　敲苏阔少的脑壳
苏阔少挣着挣着
就不挣了
范云山投案后的第二天
很多人在县城里奔走
大意是说本县终于出了个武松
尽管检察院和《民主与法制》的看法
跟当地百姓的相近
但地区法院不那么认为
它判范云山无期徒刑
到省第一监狱服刑
它判范云岚10年徒刑
送女子第一监狱服刑
念及范母的年事
判她4年徒刑

留在家里服刑
范云山的案子出现转机
是在他入狱后的第八年的春天
也就是苏勇的亲爹退下岗位的
第二年的春天

（选自《边疆文学》2013年第6期）

像一缕简单的风

杨启文

黑夜总要来临
我悄悄离开熟悉的人群
像一缕简单的风
从来不问旅程

我注视的不只是鲜花和旅程
泪水，默默离去的背影
一抔尘土，一节被涂抹掉的诗篇

我讴歌的也不只是玫瑰
我无意霸占她的灵魂
也无法挽留她的面庞
她的虚名和遗忘

尽管情不自禁的泪水源自这朵玫瑰
尽管她从来不是为我而单独开放

其实我也像草原上的一个盗马贼
利用黎明之前一刹那的光线
无耻地瓜分了她的青春

当大地归于寂静

我记住的只是虚幻的日子
留下的只是一些回声

（选自《德宏文艺》2013年第2期）

旱　情

杨晓芸

干枯的河床上，两个人站着
像两截拦腰摧折的树。他们谈恋爱，数石头
“唉，爱——”他反复嘟哝，以至于
问题成了答案。
她说：“是的。”
两颗心像卵石，背负着僵死的，一触即碎的水草
堤上柳絮翻飞，堤岸一如沉重的抛物线，将生活分割
一边是云遮雾罩的市井，一边是水落石出的现场

（选自《元写作》第四卷，2013年）

凭祥印象（外一首）

杨志学

物品在口岸涌流
人和车在两国间奔走

一件件红木在清点钞票
各种气味和元素质疑着环保

历经风雨，友谊关威严高耸
绿色的山林是一道道城墙

古月照今月，今人问古人
凭祥，凭祥，凭借什么可永葆安祥

宁明县花山岩画

导游说：花山岩画是个谜
游客叹：花山岩画是个奇迹

与贺兰山岩画遥遥相望
中间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
同为岩画，二者是那么的不同
不同中又有着相似的神秘气息

贺兰山岩画可近距离观赏，甚至触摸
花山岩画则只能乘船在江上远观和仰望
但它们有相同的气质，遒劲的线条千年不衰
还有那相同的方式，具象中蕴含着高度的抽象

从呈现的位置看，花山岩画更不可思议
它附着于一百米、二百米高的悬崖峭壁
如此鬼斧神工，很难想象是人力所为

以至于看过花山岩画的人，都会思忖：
垂直的崖壁，下面是江水，这符号是怎么弄上去的
古时候没有直升机，即使有直升机，也未必……

（以上二首选自2013年10月25日《河南日报》）

夜　晚（外一首）

阳　子

我肯定春天只剩下了夜晚

我坐下来
全身充满芬芳的声响
春天的夜晚在光中跳跃
风吹过
花朵在空空的长椅上
像是就要发生的事情

春天从这个夜晚开始
被遗忘了脸容
它的门牙掉进水里
我看见它苹果似的原形
飞了起来

我伸手无法抓住
它翅膀下的阴影
春天的夜晚就这样
出现了几次
自然的香气
在布袋里飞
在暗里飞
在灵魂的方向里飞

春天刮起了风

欢乐在它的阴影之中
像一只鸟在阴影之中
诞生的花草
我读书的春天
在一本无字的史册上　刮起了风
还有轻易被刮起的
玻璃破碎的声响

风的方向一直向前
我对着内心呼吸
空气变作雾

内心里传出
最后一阵风的吼声
暗中闪亮的时刻
重复或颠覆过来的一天
翻卷着玻璃流泪的躯体

事实上春天能够释放出
刮起所有羽毛的风
河流在风中开始纯净
花朵在风中练习飞翔
孩子们在风中收集露水
我在风中
度过内心的节日

（以上二首选自《诗刊》2013年3月号上半月刊）

我就要见到我的北国了

叶菊如

想必那里淡而雅
我和你冒风雪前行
看华灯初上
想必彼时，一朵雪花大于北国
小于我们的心灵
我想说的是
雪线下微微的笑容
我想说的是
我只是个简单的圆梦者
我就要见到我的北国了
在见到之前，我说不出更多的甜蜜

（选自《参花》2013年7月刊）

石头的眼泪（外一首）

叶延滨

在石缝的眼眶上渗出来
在青苔的眼睫上挂着
然后，一滴滴地
落在我的手心里
啊，这是石头的眼泪

相信石头也会有眼泪
就是相信石头也有一颗心
相信有心的石头会爱会恨
会知冷知暖
看那阳坡石缝上的丛丛黄花
那不是石头的笑
朝着太阳，太阳让石头暖暖的
暖暖的石头上
我正眯着眼睛让阳光
也抱我一会儿

相信石头也有眼泪
就是相信老天爷看着我们
看着我的老天爷对我说
做人就是做好事
做好事的人胸膛里有颗心
这心会疼会把石头也捂热了

太阳就是老天爷捂热的石头啊
我信，太阳是一颗热石头
望着它，让我的泪眼
也五彩斑斓

一滴滴留在手心里
我捧起这一汪清泉
轻轻的抿了一下
是苦是甜，我不告诉你
因为这是石头的眼泪

（选自《绿风》2013年第5期）

这只老公文包等待下一位仆人

这只老公文包等待下一位仆人
这只公文包是牛皮精制世界名牌
提着它的人不是总统就是总裁
公文包有一台精密微型平板电脑
电脑里装着半个城市的财富和欲望
还有一只手机，手机里的名单
尊者半个内阁再加富者半个富布斯
还有一排信用卡，信用的额度
可以打半场海湾战争再加半场奥林匹克
一串钥匙可以打开的保险柜
保险柜里的秘密会让地球也停止转动
一小夹精美的名片，只可惜
半小时前这名片上的人停止了呼吸

公文包里电脑芯片依旧健康
手机网络依旧比神经更安全
信用卡的力量依旧一往无前
啊，它神采矍烁地安静等待
这只老公文包在等待下一位仆人……

（选自《扬子江诗刊》2013年第3期）

在大雾中

伊　甸

大雾删除了一百米以外的

山峰、高楼、电线杆和铁塔
它甚至漫不经心地删除了天空
它随心所欲地修改十米外的深渊
道路、广告牌和行人
它试图删除你的目光，你的声音
如果删除不了
它就按自己的形状修改你

它的形状就是没有形状
或者说是任何形状
它可以把你修改成一个虚无的影子
一个装腔作势的稻草人
一张飘来飘去的废纸
一片可怜的落叶，一条无人同情的丧家犬

你把自己当作一枚钉子钉进大地
大雾揪住你的黑发和白发
攥紧你的手臂，把它的爪子深深地
刺进你的肌肉
它甚至像间谍一样溜进你的体内
要删除和修改你的骨头

你的魂魄

在大雾像皇帝一样威风凛凛的时候
它几乎无所不能
它最强悍的对手——阳光
也常常被它蛮横地删除
或者被它修改得面目全非

（选自《扬子江诗刊》2013年第3期）

信

宇 向

每天都有一些信在途中遗失
它与不信有关
它被风吹进树林，吹向
林中的坟地、墓碑以及碑前的
枯枝败叶
经过光线，它弯了一下
把死亡吹成一个美妙时刻
每天都有一个美妙的时刻
它与信有关
它落向焚烧的落叶。落在
乞丐指尖，落得下落不明
或被狗叼着，进入
动物世界
每天都有一封美妙的信，落在
雨中的路面
就像脚印
尘世被一步一步走远

（选自《作家》2013年7月号）

一幢房子（外一首）

远　人

一幢房子常常出现在我脑中
它有一扇门，有一扇窗，朝北面打开
它有一个屋顶，但不介意雨水落进来

只有一条路通向这里，它不来自修筑
它是我经过非常长的日子
缓慢地走出，我要让它呈现一定的弧度

我喜欢弯曲是因为地平线太直
我不能将地平线改变。在路的两边
长满很绿的草，不是很高，但也不是太矮

方圆十里，只有一棵大树，我抱不拢
它的身子，也攀不到它的顶端，我每天
散步到它身旁坐下，放弃两小时的思想

我这时不看别的地方，只凝视那幢房子
它显得很小，但为大地增加高度，阳光
烤暖着它，使它看起来很像上帝的居所

早上和傍晚的草坪

很可惜我不能停下来
那两只鸟，在草坪上鸣叫
我确信它们是在叫我
希望我加入到它们中间

这使我忽然感到羞愧
因为它们友好、善良
在早上的第一个时刻
让我的心情开始愉快

我真喜欢它们的眼睛
在白色的绒毛后面转动
像圆圆的糖，我猜想
那正是它们亲密的原因

最能看清的，是它们的羽毛
一模一样，一层褐色下面
是一层更深的褐，只在尾尖
露出两条发亮的深蓝

它们一定很远就看见我
于是在草坪上飞起来
它们飞向我，从喉咙里
发出我最喜欢听的声音

可我只能很快路过
当我回转时，时间已是傍晚

草坪上只有石头、树叶
和一个小小的喷泉

但我还是非常愉快
我停下步子，不是寻找它们
一种销声匿迹的美
我发现我是真的喜欢！

（以上二首选自《诗刊》6月号上半月刊）

重　逢

郁　芬

有没有一种重逢，是
完全不经意的转身间，一匹幻想的马驹
衔来了光束、花朵和草尖上的露珠？

有没有一种重逢，是
如同遭遇一只无形的大手，被掌控了全部的意识
又被从心中取出了山泉、云朵和百鸟的和鸣？

有没有一种重逢，是
站在遥远的海边，看着海和天的连接处
闪电无论怎么奋力都不能将大海和天空分开？

有没有一种重逢，是
大地安祥，山川安祥，而你我却在下陷
我们需要从彼此的目光中寻找救援的梯子？

生活说起来是多么稀松平常，却也常常制造惊奇
一把锈蚀的钝刀也会在瞬间再现美丽的锋刃
这样的重逢好比是一只火狐终于没能逃脱猎人的堵截
哦，我有被捉住的颤栗，我有
现出原形的危险

（选自《诗刊》2013年11月号下半月刊）

行间距：一首序诗（外一首）

翟永明

从容地在心中种千棵修竹
从容地在体内洒一桶净水
从容地变成一只缓缓行动的蜗牛
从容地，把心变成一只茶碗

从来没有生过，何来死？
一直赤脚，何来袜？
在天上迈步，何来地？
在地上飞翔，何来道？

五十年后我将变成谁？
一百年后谁又成为我？
撑筋拔骨的躯体置换了
守住一口气　变成赝品人生

转世灵童——给天外的我

每个人都有转世灵童
秋花烂发　漫天飘絮
他们也在世上的某个空间
飞舞　等待时机

当我的思虑在心间上坐稳
就有了你的禅心一动
仿佛多年后天外的奇遇
片刻间　来到了檐下

我只是借用人间的腹部
由此地走向最终的出口
你在别处化冰成水
我在梦里也会打颤
坐起身来　额手称颂

（以上二首选自《行间距》，翟永明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

海蚀崖

——涠洲岛：非地质学诗歌手记之三

张洪波

磨蚀　擦蚀　溶蚀　冲蚀
海水对陆地为什么要这样
不停地用猛烈的波浪袭击
海蚀崖　挺胸收腹
一忍再忍　一让再让
退让出一块基岩台地

一层又一层的岩石
一摞又一摞岁月的稿纸
记载着盛塘村教堂的福音
盛塘小学读书的稚声
还有来自香蕉林的味道
以及靠岸的船鸣……

涠洲岛的人好脾气
从不计较风风雨雨
他们美丽的女儿给我们做导游
把那岩石里芝麻大小的美
都讲述得清清楚楚

海蚀崖有些羞赧
肥硕的仙人掌垂帘掩面

残缺的美
不能这么让人看来看去

（选自《诗林》2013年第1期）

生　日（外一首）

张怀帆

一个人，他惦记着我的生日
其实，他更惦记的是那个蛋糕

另一个人，记住了我的生日
更像是提醒我别忘记了她的生日

还有一个人，三十九年
一次不差地自己给我过生日

但我却很少想起她的生日
甚至，忘了那个具体的日子

剩下的她的生日，再也一次不能忘记
不然，就只剩下了忌日

（选自《延河》2013年第11期）

长安一年

楼间远近又起了炮声
有的绵长隐约有的干脆清晰
烟霭里的长安，麻雀提着身子

又瘦又黑，却仍有亮晶晶的瞳仁
房前，一只灰鸟已在树上筑巢
只看见飞的影子，听不到叫声
屋后，两只没有主人的猫形影不离
毛发不整，相依为命

长安一年，去曲江寻花
到灞桥问柳，明晓了通往终南的捷径
天上已不亮唐朝的满天星辰
地上也不遇李白一样的诗人
只识得了一个巷子，瓷碗的酒
斜阳和拖长的身影

长安一年，惯看了秋月春风和满街美女的冷脸
居大不易却淡然枯荣，谁会在某个长亭
执手，萋萋满别情
漫天飞雪，一座面容苍老的古城
十三朝的尘土落了一背，扑之不去
天地茫茫，谁在远处低声地
唤我

（选自《绿风》2013年第5期）

今夜我想到酒吧去喝酒

张润生

今夜无风，也没有草原
我想到酒吧去喝酒

想起昔日走也走不完的场子
推也推不掉的应酬
推杯换盏，推心置腹
唉，那真是饮不够的情意
数不尽的弟兄、朋友

今夜，我想到酒吧去喝酒
找几个铁哥们、老朋友
手机的电话簿
从头翻至尾，又从尾翻到头
许多面孔忽然变得模糊
不少号码早已沉默生疏

今夜，我到酒吧去喝酒
我的桌子上摆满了酒杯
空荡荡的身边已经又坐满了朋友
那时，这只酒杯仿佛能旋转地球

来，干杯，我的朋友！
空啤酒瓶排成一列兵马俑

我的豪情也开始分外威武
来，干一瓶，我的朋友！
喝醉的家伙在很久以前已偷偷溜走

今夜，我在一个叫西伯利亚的酒吧喝酒
来自俄罗斯遥远的女歌手
用我听不懂的歌声低唱着
她独自的寂寞与忧愁
那身旁站着弹吉它的男孩
长发如草遮盖了他的额头

今夜无风，也没有草原
我想到酒吧去喝酒……

（选自《诗刊》2013年月11月号上半月刊）

月亮的葬礼

张曙光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此悔恨。
但我们并不。我们只是会偶尔
发出几声抱怨。事实上
你无法在风景和季节间做出选择。
庭院中的丁香谢了。屋子里的光线
突然暗了下来。也许是在下雨。
对面的楼房，看上去像低垂的云，或一艘巨大的飞碟。
当然也许是我们戴着墨镜。我们的目光掠过
湿淋淋的树，它们同样保持着静默的姿态
似乎在参加一个重要的葬礼。
我们总是为突然出现的变化吃惊，或欣喜。
现在谋杀者回到了家中，拿起一份当天的报纸
读着，陷入了沉思。老朋友的名字出现在上面
他为世界的堕落而伤感。
很多事物消逝了。狼人，吸血鬼，空气中的精灵，
那个世界曾经危险，但美好。
我们只是从传说和老照片中看到这一切。
他们崇拜月亮。而我们杀死了它。
我们杀死了它。一次又一次。也杀死了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它不再发光。它被埋在冰冷的地下
天上的那个只是它的替代品。
我们的生活充满着谎言和背叛。

我们的厨房里堆满廉价的婴儿食品
纸箱，和空酒瓶。明星的海报在墙上
发出腻人的笑。是的，我们同样杀死自己。杀死了
生命的一部分。当走在午夜空荡荡的街上
我感到我们只是些幽灵，短暂地
从另一个世界中返回。

（选自民刊《诗歌手册》2013年）

椅子空着

张鲜明

公园里
那把椅子
空着

刚才有人在椅子上坐着
而此刻，椅子
空着
就像刚刚腾出的客房

不知道这椅子
是否还记得刚才那个人
但看上去
它更像是一张嘴巴

不知道刚才那个人
是不是被它吐出去的

椅子　空着
好像是在等待什么
又像是想说点什么

（选自《海峡诗人》2013年秋季号）

周 边

张永波

娜古拉周边的牧草深处
新长出一株株采油树
这些树丛里，羊群静静地吃着草
牧民手里握着鞭子远远地望着
这些能生成石油的家伙
嘴里说了些什么，我至今都想知道

娜古拉周边生长着碱草
开着马兰花和野百合
站在采油树边上，喊上一嗓
会惊起一群红翅膀的蚂蚱
如果要唱一支小调或者民歌
我想云雀的啁啾里
一定潜藏你心动的东西

娜古拉周边纤细的小路上
均匀地散落着羊粪蛋儿
几辆运油的卡车驶过
尘土过后，我依然会闻到
那熟悉的腥膻气息

娜古拉蒙古部落里
四王爷的格格把名字留下

把香粉和体温留在人们的话题里
把传说和爱情，留在
勒勒车长长的车辙里

（选自《天津文学》2013年第5期）

黑蝴蝶

张作梗

1.

它的翅膀是黑色的。它像灰烬一样飞。

它飞在自身的灰烬里——

在风的灰烬中飞。

在太阳的墓冢间飞。

在下午的河流里飞。黑色的翅膀上，

世界明明灭灭，

像一扇扇奔跑的火车窗口——

飞过草木编织的钟声。

飞过一个诗人思绪的子午线。

飞过群山的塔吊；落日低矮的城门——

2.

像一顶微型的黑色降落伞，

它收拢四围幻灭的天光，缓缓地

飘落。当它梦一般，

歇停在一根开满白花的栗树枝条上，

仿佛为了减缓着陆的

反弹力，它的翅膀依然轻扇着；

小小的肚腩，像一滴颤动的墨水。

像泡沫堆满山谷，

3.

它累了。它的疲倦漆黑一团。当月光，
夜很快同化并
兼容了它——仿佛夜，
是一只更大的黑蝴蝶，扑扇着天空和
大地的翅膀，在尘世的灰烬里飞。

（选自《诗刊》2013年1月号上半月刊）

母亲河

赵国增

无论我生死了多少个轮回
还是光阴流逝了多少年代
我和母亲的情缘绝不会改变
因为，这是上苍的安排

我来到管涔山汾河的源头
必须行礼把母亲深情跪拜
用双手掬起清凌凌的流水
像草原羊羔跪着吃母亲的奶

我在这里感悟母亲的伟大
真实的面容，无私的博爱
她穿越百万年历史风霜奔流到今天
清澈朴实的本色却依旧未改

她没有一丝憔悴疲倦的面色
潺潺流水不断奉献着她青春的情怀
淙淙的清泉声是母亲的叮咛
我胸怀着母亲河远大的梦离开……

（选自2013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致乌鸦

赵宏兴

我已嗅到你来临的气息
大风在夜里乱成一团
身体里的宁静
被一次次吹得混乱不堪
河流还在远处流淌
阻隔着异乡的通途
守望的灯光　是一团药棉
一遍遍地擦洗我的伤口
而我仍然在等待
虽然你的面孔已经消逝
成为深埋在墓穴里的朽木
但我固执地认为
你是我心中最后一块
不能抹掉的圣洁

（选自《分水岭》2013年第3期）

再回首

赵克红

再回首，与你走过千遍的小路

那棵吸足了月夜情话的桂树
在夕阳中，独饮寒秋

爱，伴着隐痛悄然发酵
寂寥遍流每根神经
思念似一根长长的纤绳
你的背影在我眼前
呈一片模糊之风景

翻阅往事，旧日的情话
飘溢出醉人的芳馨
那条写满你脚印的小路
如恋歌，有滋有味地响在心里

你的爱是我的错失
我只能将痛悔掩埋
在不尽的回味中
让李煜般的“春花秋月”
衬托凄然的梦境

那棵吸足了月夜情话的桂树

在夕照中，独饮寒秋

再回首，与你走过千遍的那条小路……

（选自《牡丹》2013年第10期）

苏州河夜航（外一首）

赵丽宏

最后一缕晚霞
融化在蜿蜒的河里
天地间一切随之模糊
夜色是魔法师的幕布
戏法迎面而来
眼神五光十色

河流从天上挂落
挂成飞动的瀑布
星光月光灯光波光
糅合成一片迷蒙晶莹
天在水里，船在天上
人在水天间沉沉浮浮

河上夜鹭飞旋
雪花般掠过幽暗
掠过往昔的浑浊
时光在水影里层层叠叠
雪浪四溅
溅起久违的清澈

航船是一条沉默的鱼
被流水轻轻拥抱

探头四望
岸畔楼群如山峦
灯火闪烁的窗户
是万点星辰撒落山坡

潮声在夜籁中飘飘悠悠
飘悠如一声遥远长叹
叹不尽河道的曲折
闻一闻湿润的风
有清凉的甜蜜
也有温暖的苦涩

夜鹭拍拍雪白的翅膀
栖落在河畔树丛
树影鸟影在潮声里叠合
因为树，飞鸟便有了根
因为鸟，树林也有了翅膀
沉静和翔舞，在夜幕下汇合

活　着

梦想是空的
我想实实在在活着
脚踏起伏不平的大地
头顶尘埃飞扬的天空
睁开眼睛
看见斑斑驳驳的天花板
还有被风吹动的窗帘布

活着，就是
时时听见流水的声音
天上的雨水
地下的河水
厨房龙头喧哗
卫生间水流淙淙

活着，就是
会痛，会痒，会生病
会饿，会渴，会挑食
吃不厌淡淡的粥和饭
却也想着尝尝新鲜
那些听说却没有吃过的味道

活着，就是
能笑，能哭，能流泪
能喊，能唱，能沉默
在迷惘困惑的时候
能静静地问一声
为什么

活着，就是
不时想到熟悉的名字
不时看见亲爱的面孔
不时听见窗外的吆喝
在我想念祈望时
也有人在惦记我

活着，就是
给衰老的母亲打电话
告诉她，我会像往常一样
穿过人海茫茫的城市
去陪她说话
去喝她沏的陈年普洱

活着，就是
记下明天要做的事情
然后去拥抱枕头
当然会做梦
梦中可以上天入地
梦醒后，洗洗脸
将幻境让位于现实

（以上二首选自2013年7月28日《光明日报》）

宝　贝

赵丽兰

一只小手伸过来，多么干净
一点一点，撞疼她
汲一瓢水，茶香散开
将时间，搓成一口老井的桶绳

立秋，庭院抽出凉
一丝一丝缠着你红红的小嘴巴
推开门，亲人的气息扑面而来
贴住你小小的背脊

宝贝，你看，你看
幽深的井里，有月光闪烁
像是你从未怀疑过的
人间柔软

（选自《滇池》2013年第1期）

往　事

赵兴高

把往事撒成碎片吧，你说
一部分，要带到天堂
繁星点点，好让我夜夜遥望

一部分会随风飘散，你说
在某个黄昏
被风吹成花蝴蝶，飞来又飞走

还有一片，你要留给泥土。你说
会长出一朵马莲花，在春天
告诉我所有的秘密

从此，我的生活，就是等春天
一只蝴蝶，飞成马莲花，飞成
繁星点点

（选自《绿风》2013年第5期）

修行者：第一千零五个哈姆雷特

郑 瞳

然后那片云飘得更远
而河流仍在原地

他曾打算回去，却不知道
回向何处

黑压压的鸟群飞回
更黑的森林

它们并不快乐，更多的时候
它们只是夜晚的前奏

一个静坐的人，在或不在
都并不重要

河水并不在意游着什么鱼
鱼也不在意游在哪条河流

等待天亮的人，在天亮后
也等待天黑

许多事情其实并不用看
河流还在原地

修行是通向彼岸的路
渡船也是

（选自《星星诗刊》2013年第3期）

犁 铧

周东浩

请所有的植物站直了
欣赏犁铧——
犁过战火犁过硝烟的犁铧
犁过废墟犁过洪水的犁铧
犁过烈日犁过黑夜的犁铧

请所有的空气和水回忆
这样的犁铧——
让风只感受过呼吸
让雨只感受过战栗
让土只感受过膨胀……

请所有成长的季节记住
犁铧的秉性——
犁过天空只留下光芒
犁过大地只留下绿荫
犁过世界只留下和平……

最后我必须出面作证
水面波澜不惊，不等于
犁铧没有犁过你平静的梦乡

（选自《中国军法》双月刊2013年第6期）

与荷保持一朵花开的距离

周冬梅

如一只曲，走向演奏的乐器
如一首诗，单恋决绝的笔
如一碟词，在青花瓷上落款
如一幅国画，水墨从骨骼一直深入到内心

具体也说不清，是哪个年代，哪一天
我像水一样，一路追踪你奢侈的香气
而你，却从诗经误入民间
揣着可怜兮兮的美
掉进沼泽，无法自拔
亦无力回头

当唐朝的风吹来，宋朝的雨，跑过
你的命，好薄，好弱
即便在岸上，我也救不了你
因为，我和你
始终保持着一朵花开的距离

（选自《渝水》诗刊2013年第2期）

五色椒

周开兰

我见过樱桃椒，浆果圆球形，很像樱桃
我见过佛手椒，浆果指形
很像佛的手指
拈花微笑。而我见得
最多的是朝天椒
也就是我现时写到的五色椒。这种椒，初生之际
绿色，后发白，带紫晕，再变作
金黄，再转成红色
当它青绿时
表示它春天的梦还未做醒
当它发白时
说明它已经想到了纯洁。当它微紫时
它开始耽于幻想。当它
金黄时，是它
决定要灿烂一回。当它红得发亮时
它肯定是想让辣味燃烧
多好的五色椒
它的色彩并不轰鸣，它的变化也并不惊天动地
它只在把自己的一生，用颜色
说出来
不但快乐有五色，就连忧伤也有五彩……

（选自《诗刊》2013年11月下半月刊）

无神论者徐汇教堂听布道

周良沛

你说，无有信仰要进天堂
是骆驼要穿过针眼的妄想；
可是，骆驼真想穿过针眼，
只要真能赤诚地献身信仰！

无神论者，不容无常地随波逐浪，
骆驼穿针所系的信仰，却能欣赏；
先烈是“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为众生，不惜头颅，何求上苍！

他的使命，也有背负十字架的创伤，
去往彼岸的路，也是很长，很长，很长，
心中的上帝，永远的情人，漂泊的
归宿，生命的花廊，黑暗中的圣光……

为信仰，负民忧所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责任，不容丝毫犹豫的坚持和行动，
为行动，布满荆棘的路上无有浪漫的梦，
为非梦，才勃发生命为其存在的光荣。

非现场交易的立竿见影，非虚无的幻象，
可望又不及，更急于所及的狂热之高涨，
不是到达的到达，没有实现的心愿，

全力以赴，热血的祭坛，信仰所望！

它存在我们自身所存在的表达和诉求，
生的哲学，无常的变幻，沉浮的喜忧；
唯物者，不妨敬畏神鬼报应，丧德的让下油锅，
正视暴涨的私欲，贪婪的无度，罪恶的渊薮……

除有信仰的洗礼，洁净灵魂的沐浴，
才有江河滔滔，自净于一泻千里的奔流；
否则，永远的沉沦、堕落、贪腐，
不能自善自赎则自毁，无药可救……

（选自2013年3月24日香港《大公报·文学》）

磅礴的落日

周瑟瑟

从景山到文津街这一带的石头狮子
入春以来均有些亢奋，早晨我来上班
与门前的它对视了一瞬，整个上午
我都有了从昏睡中苏醒的清朗之气

午饭后我从片刻的睡眠中梦回故乡
醒来后我带回一身的薄荷味
我闻了闻，觉得这样的季节
应该是紫苏的气息更为恰当

到庭院里散步，远远地与半蹲的
石头狮子对视，它显得拘谨
而我就显得无所畏惧了
这座院子快一百年了
它蹲在这里也快一百年了

那一年梁启超在时，书还不多
古籍善本更少，他读的书成了
现在的古籍善本，他立下的石头狮子
成了我眼中的善兽

下班时分我走出院子，那一幕与历史
相仿，景山拦腰抱住了一颗磅礴的落日

在我眼里，灿烂的石头狮子此时也快
成了一颗磅礴的落日，它的牙齿
它的腰身，它的尾巴与四只脚
在进入黑暗前都有了飞起来的欲望

我走在文津街磅礴的落日下
肉身的薄荷味，或者故乡的紫苏气
紧紧跟随我。我感到飞起来的石头狮子
紧紧跟随我，要击碎我那无所畏惧的
肉身的薄荷味，或者故乡的紫苏气

（选自《诗歌月刊》2013年第7期）

在水之上

朱朝访

无论是辛劳，还是惊悸
汗水，总会不由分说地
从你的额头
淌到胸脯，淌到船舷，淌到大海

不管是痛苦，还是喜悦
泪水，总是情不自禁地
顺着你的眼角
流向脸庞，流向甲板，流向大海

这样，海水就有了
与从你身体分泌出来的液体
同样的色彩、情感和韵味

这是一滴咸得熟悉的水
这是一滴腥得亲切的水
终其一生
你都置身于
汗水与泪水汇成的海水之上
置身于咸腥的生活之上

（选自朱朝访新浪博客，2013年）

夏日里最后一只蝴蝶

朱国平

娇美的身影总是飞不高

这是夏日里最后一只蝴蝶
在浪漫的街头掀开了夏的裙角
阳光扑进半透明的翅膀
让心情美丽地出落，让色彩眩目地燃烧

这是夏日里的最后一只蝴蝶
匆匆穿越将要失之交臂的季节
擦肩而过不是某个人的错
人的命运其实是在一瞬间铸就

注视着飘远的蝶影
定格她没有注意你而飞翔的轮廓
阳光被后悔的脚步踩成了碎片
含蓄的心情总是让季节错过……

（选自《扬子江诗刊》2013年增刊江苏卷）

我非酒鬼

祝相宽

我非酒鬼，从不酗酒
但有一个习惯，出门时
总要把一瓶酒
装进行囊

酒非贵族，不比茅台、五粮液
恰如我的身份
出身：农家子弟
籍贯：庄稼的老乡
爱好：喜读李杜，偶饮小酒二两
情感史：初中时，爱过邻村
一个叫“香”的姑娘

带酒远行，目的有三
一为解乏，活络筋骨
酒杯一端忘了山高水长
二为交友，举杯交心
风月之后敢说五帝三皇
三为怀乡，酒后梦里
大运河畔有我的亲爹亲娘

我非酒鬼，亦有醉事
或长歌或大笑或泪流两行

但从不把自己丢在行走的路上
有人或问，啥酒，如此倾心
哈哈，这是俺老家的甘霖
名曰：三井十里香

（选自《渤海潮》2013年第1期）

野花盛开

邹 旭

日月轮流照料的山岗上野花盛开
野花盛开。花神斩下我的脑袋
把它交与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我是跌坐在泥土深处的尘埃长出的
多余的枝条，守着岗下破旧的泥窑
窑里煅烧的陶，陶的裂纹

这些与你无关。挤满山岗的野花
多得好像一无所有的少女
等待清风认领她们回家

天空跌跌撞撞，天空
像一个人斩下脑袋还在奔跑
像海被数不清的铁锚抓得彻夜难眠

（选自《东方女性》2013年8月号）

原来，你是我今生的王

紫　琪

天空的蓝正漂洗家乡的蜡染
湖面波光粼粼，风像一位女神的嘴
反复讲述今生和前世的缘分
躺在草地，天空是一万年前的表情
花草还没醒来，风是讲述者
又是倾听的人

纽约的风，刚刚吹过我们的
贵阳，时空注定在千里之外重合
你一定听到穿过我身体的风
每一次血脉的涌动，都是为了
与你撞击，就像我体内的风
掀动波光

谁口吐莲花，你从湖面升起
一万年前的爱情从天而降，波光粼粼
谁躲在命运的天幕雕刻时光
原来，我在剪辑天空，剪辑黄昏
我在粘贴北半球的黎明
原来，你是我今生的王

（选自2013年11月11日《贵州都市报》）

冰乳房

左　岸

有一天，我注意到了
我家屋檐下栖息的那块冰
悄悄有了变化，妩媚而柔顺
她举着自已的光芒
一副幸福的模样
对于她的私生活我无法控制
因她是野性的
这使我不无感叹
世界上有些美只能欣赏
这样也好
留下遗憾让我有了回味的理由
现在这只鼓张的乳房
终于产下了第一颗奶汁
小草是她的孩子
而我只是她一个匆匆看客

（选自《诗潮》2013年第1期）